

新工人 / 新工人月刊社 · — V. 1, no. 1 [1940, 10]
~ [?] · — 桂林: 编者 [发行者], [1940] ~ [?].

: 插图; 22cm.

月刊 · — 第1卷6期起尺寸: 26cm.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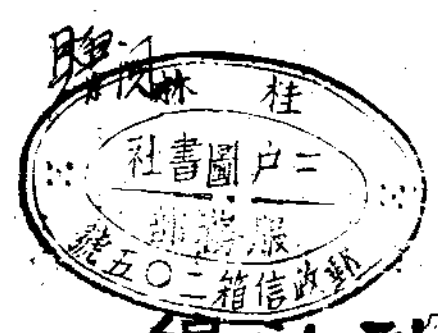
本刊共摄制1卷, 16毫米, 缩率1:20. 原件藏北京图书馆, 北京图书馆摄制. 母片藏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北京); 原件有破损.

本刊片卷摄制目录:

V. 1, no. 5 ~ V. 2, no. 4 (1941, 11 ~ 1943, 2)

29 DEC 1941

新 藝 人



新 藝 人 月 刊 社 編
國 立 北 平 圖 書 館 藏

本 期 目 錄

新 21 1:5

論 著

- 新工人的手與腦……………劉雯卿
工人教育問題的商榷……………豐原
沉痛與奮勉……………胡隱燕
我的日本革命觀（專載）……………中山泰德
對於美日談話的透視……………綦靈均
德蘇戰爭中的土耳其與保加利亞……………李育中

文

- 隣居……………郁天
棄……………方慧
洗衣裳的姑娘……………史蒂
撫順河畔……………錫芸
姐姐做了姨太太……………徐西東

藝

- 獻給工廠的姊妹們……………章茵子
寄給蘇聯工人……………玲菲

詩 歌

- 戰場月夜……………禾波
我願……………英毓
兒子的教訓（三幕劇）……………貧僧
九個月來的工運工作（通訊）……………紫江
工奸（通訊）……………一萍

讀者 園地

- 九一八之夜在潯溪河……………克理
千萬件寒衣是怎样製成……………勞人

勞工簡訊

新工人的手與腦

劉雲

在封建社會中，一般人的心裏，對於工人是輕視的，因為工人都是窮人，不能受教育，所以社會上沒有什麼地位，不但沒有地位，而且人們還把他們當作牛馬一樣的役使，這差不多已經成了天經地義的事。現在科學進步了，人類的眼光遠大了，工人改造世界的力量被人肯定了；工人的手是萬能的，埃及的金字塔是工人的手造成的，中國的高里長城，是工人修築的，世界最新式的武器是工人製造的，工人的手能推動時代旋轉，工人的手，能促進人類的進化，如果我們要使社會有新的進步，就需要工人對於時代有新的認識。對於工業要有新的技術，這樣才可以稱為新工人，因為新工人是負起了改進社會基本的使命。新工人要手腦並用；手的運用要靈活，腦袋要裝知識，不識字，不讀書，我們就無法發揮自己的力量。

我們除了每天在勞苦的生活中用手之外還要用腦，在工作完畢之後，應當專心學習，不識字的工友們，要用心識字，不讀書報的工友們，要讀報，書報是增加我們知識的工具，書報也就像一把鑰匙，牠可以把我們的心眼打開，心眼打開之後，不但可以看見外界的事事物物，而且能使自己的手變得靈活起來；造成新式的，細麗的，有藝術價值的，合時代需要的各種各樣的物品來供給人們的需求。我們要自信，勞工是神聖的，偉大的，時代正需要我們的手，萬能的手！

我們中國在抗戰期中，正需要我們更大的貢獻；前線戰士一切的軍需，後方各種生產事業，都是要經過我們工人的手製造出來的。抗戰勝利的基礎是建立在我們工人的手掌上，我們要發揮手的力量發揮腦的力量，我們要識字讀書，我們精誠團結，我們要以國家民族的意志為意志，我們要以國家民族的利益為利益，等到抗戰勝利之後，我們工人的生活就得到一個總解決了！

R
556.05
656

工人教育問題的商榷

豐原

工人教育在中國，還是近幾年來才被注意的一件事。從前並非沒有人提倡過，或極部份地實行過，但大都落于空談或中途夭折。因而成果也至細微。

中國是個半殖民地的國家，在經濟上受着帝國主義的重重壓迫，人民生計自日趨于艱窘，大一點有產者無一不是帝國主義的附庸，其下焉者，就難免陷于沒落破產的命運。因此，在人民的生活上，起着十分危險的變化，那麼能有機會受到一般的教育的人，實在並非容易的事了。至於談到工人，簡直可以說，教育之與他們，直同風馬牛般不相關。中國文盲之多，一般文化水準之落後，也正原于此。

當然這乃是關乎整個國民經濟的大問題，並且與勞資雙方的利害關係也不無微藉在焉。自然抗戰軍興，國內起了諸多變化，我們的工人同胞，隨着抗戰逐漸被重視，因之地位也增高。所謂工人的教育問題，便感到十分必要而迫切了，這也是工人們的幸運。茲僅就個人對於工人教育本身的認識，略陳數言，並試進拙見，權作參考。

過去中國工人，率仰外國資本家鼻息，在外国

工廠主苛刻待遇下度着悲慘的生活，勞資之間祇有被剝削與剝削的關係，被壓迫與壓迫的關係。帝國主義資本家所需要的是工人的廉價勞動力，而工人工作，只爲了吃飯，養家，中間既無人道可言，也無忠于義務的本分。當資本家覺得生產品供過于求的時候，大批工人便像殘渣一般被拋擲于工廠之外，失業與否自非他們所願過問的問題。他們只求個人賺錢，賺錢賺得合算。今天，我們國家正在進行着持久的神聖抗戰大業，舉國上下，一心一德，集中力量，去趕出日本帝國主義強盜建設未理想的新中國，以我國地大物博人衆的天賦條件只要自己動手，齊心合力，甚麼都不感缺少。在自足自給，自力更生的原則下，求得真正的解放，所以每個人在這時節都應盡他（她）那份天職，以報効國家，也就是爭取着個人的幸福。一面抗戰，一面必須建國，在抗戰未獲得完全勝利之前，勢必要建立起我們的民族工業的基礎，一方面也是支持抗戰，一方面就是作爲勝利的建設新國家的新工業的張本。在這種日帝國主義與我半殖民地國家間的矛盾大過勞資間的不調整的狀態下，自然一切都將服從于抗戰

的大前提，與民族生存的利益。可以這樣說，今天國家必須要把工人灌輸以適當的教育，使之訓練成新的工人，使他們的工作能力提高，工作技術增進，對於國家民族的認識清楚，並且也了解一些國際上的常識，這在今天是最切須要的。因為工人的工作能力的提高，工作技術增進，生產力自然加強，抗戰建國就有辦法；提高他們一些的文化水準，就無異造就了大批的堅強戰士與生力軍。這是勞資（無論官私）都應切實認識到的一點。

因為中國教育不普及的關係，一般工人的文化水準低落，並且過去更沒有對他們施以技術上的訓練，以及學理的解釋，工藝上多半墨守成規，不知求進步，實則在今天則為國家的損失，間雖有極少數能達到較高的造詣者，也是憑一己積年累月所得來的一點經驗，並無科學學理的根據。我們為了擴大生產，加強生產率，自必須在工人生產技術上施以科學的教育，即教學做三者統一起來的教育，互相印證，使工人知行科學的聯繫，這樣造就出大批工人幹部，非但工人本身提高了工作技術，保障了生活，實乃為抗戰建國大業，佈署下了一大步偉大的工程。

因此，我以為在今天，對於工人教育所應注意的幾個要點，必須作必要的實行，始可收獲滿意的

成果。茲簡列之如下。

(一) 施行教學做統一的教學方法，使工人們曉得在學理上的根據，促進技術上的進步。

(二) 灌輸愛國家愛民族的正確思想，使工人們自動努力參加生產工作，且不為敵僞所利用。

(三) 注意工人們的日常健康問題，以培植和保持他們的強大工作力。

(四) 給工人們以合適正當的娛樂機會，避絕他們養成不良習慣或沾染不良嗜好。

(五) 使工人們養成團結合作的精神，以增進工作效率。

此外，對於工人們的待遇，也必須酌量情形，予以儘可能地改善，這樣才能使他們安心學習、工作、不至中途輟業。總而言之，要在國家民族利益的大前提下，同時切實顧及到個人的生活問題，那麼一心一德，集中力量，是不難做到的。因而抗戰勝利，建設未來的新國家，敢說不是空想。

一九四一，十月十日桂林桂林

沉痛與奮勉

胡隱齋

我們中華民國的偉大而莊嚴的國慶日——雙十節，很快的又來到了。

在今日，正當全世界人類站在文化與野蠻，光明與黑暗分野的歧途，決定這一大局的蘇德戰爭，正在醞釀和起着巨大的變化發展着，我們來紀念和慶祝雙十節，是有着重大的意義。

其次，決定我們四萬萬五千萬人的生死與存亡的神聖抗戰，已經進入第五年代，我們仍然英勇地在繼續喋血抗戰，我們來紀念和慶祝雙十節，尤其具有着沉痛而深遠的意義。

這一空前的時代，我們防止着法西斯政治空前野蠻暴戾的侵略；我們的主權被攫奪，我們的領土被侵佔，我們的同胞被殺戮。在血泊裏掙扎四年多的今天來慶祝國慶日，是如何地使我們悲憤沉痛！追溯先烈成仁的精神，又如何地使我們感愧！

然而，我們有一個共同的信念：相信我們民族解放的戰爭必然會勝利，相信自由必然會屬於全世界為生存而鬥爭的人們。相信黑暗必然被驅逐消滅，光明終會普照大地。所以，我們今天依然是以歡欣鼓舞的心情來迎接國慶日的來臨。

我們非常清楚：國慶日的歷史是多麼光榮輝煌！我們今天來紀念這光榮輝煌的日子，我們只有益自奮勉，警惕自己，策勵自己，切實肩負起應盡的責任。我們這一代的使命。

我們中國的工人大衆，今日正處在東方法西斯強盜——日本的血魔摧殘下，因此，我們今日共同的目的，只有一致團結起來打擊和顛覆法西斯的暴戾政治，爭取勞動人民的權利，今日我們爲這共同的目的而奮鬥，我們只有益自奮勉，清楚的認識和堅定的把握着而採取有效的行動：

(一) 我們今日來慶祝和紀念國慶日，我們要認清我們是處在法西斯野蠻政治進攻民主政治的空前猛烈搏鬥中。

(二) 所以我們今日應當站在民主的大旗下，加強團結，進行反法西斯反侵略的工作。

(三) 慶祝雙十節，中國新工人要爭取工人的權利和生活的改善。

(四) 中國新工人在今日應有加強國民教育的要求。

(五) 中國新工人在今日應將一切力量集中在

國防和建國的建築下努力。

(六)中國新工人深信自己的幸福是建立在法西斯統治崩潰的廢墟上，和民主政治的保證下。

今天，雙十節欣欣地來到，面對照的是洞庭湖

畔的烽火，我們在沉痛之餘來舉行慶祝，我們只有益自奮勉，完成我們的任務。

中國的新工人，起來，光明已在不遠。

(三十年雙十節)

(下接二十五頁)

「啊……是你……你媽媽好嗎？」我記起了那個可憐的和藹的老人。

「媽媽死了……」

她的漂亮然而充滿着憂鬱的眼睛裏，忽地泛起了紅絲，亮晶晶的淚珠落出來了。她低下頭去，抽動着鼻孔，從腋下拉出一條精緻的小手帕，緊緊地掩着臉面。

「媽媽……死了，日本鬼子打到我們鎮上……我們逃難出來……逃……逃到這兒，媽媽……媽媽病了，媽媽死了……死……」

她開始正正經經地哭泣起來，馬路上，人羣的眼光注視着我們，我被她弄得非常難堪。

「那末，」我說「你現在怎麼樣呢？」我再看她的漂漂亮亮的新衣服。

「……你很好嗎？……」

「……是不是你出嫁了嗎？」

她沉重的搖搖自己的頭，繼續抽噎着，她的兩隻手握任手帕，把臉深深地埋了進去，突然，她啓開手帕，正想告訴我一些什麼事情的樣子。但是，這時候，後面一個胖胖的大面孔的中年婦人急匆匆地跑來了，對着她咬緊牙齒，兇狠狠地說：

「哭，那個叫你哭，有什麼好哭，趕快走……」

載專

我的日本革命觀 中山泰德

究地壞定值喚命討過家，，字的結平業開 久的在， 的在大本差
竟位和，圖起觀，問輩途資宙原果的者， 的反和所乘體別宇
是、建樹家無是始。大達本真因，絕和一反和平以生方相宙
利名設立成自排終還多到主理，內對勞動把日，，活，面裏從
慾譽是初為覺除脫有沒了義的無政性動者持本，這，應，却面表
昏的一組檢的日不，有極內以非外却者持本，這，應，却面表
迷。為織末支本了對氣點在個是交絲貧眼，就該就是和蘊面
，所二新歸配所差被概。的人明等毫苦前政是改是宇
貽以，制本階守相為賭種盾義維方有，權、利財主
患要二度的級守相為賭種盾義維方有，權、利財主
後不為就模模的對資此現和為新面願毫利財主
生站一是範悟遠原本現象缺中以發到不，關義
，在。建國，反理主象途陷心來生。軀事、。 的，地，不
決和從設家改人的義，似暴的的難還願事、軍 的，地，不
不是民事，，革類窠的不吾露資支關有，賄誤的配
是共命設國存。正仍要遺主階沒偏賂國策配階級
苦的人成度理，的下的社迎和建別了開忘民內腐敗墮落，
的樂人肯為，矯差去，會合建別了開忘民內腐敗墮落，
的樂人肯為，矯差去，會合建別了開忘民內腐敗墮落，
的樂人肯為，矯差去，會合建別了開忘民內腐敗墮落，
的樂人肯為，矯差去，會合建別了開忘民內腐敗墮落，

國	際
論	文

對於美日談話的透視

基靈均

美日秘密談話進行了許久，至今未能宣佈其內容，於是關心者不免由注意而懷疑，而憂慮，不曉得是吉還是凶。實在，國際間的利害，是必定彼此連環的，此環動他環無不同時受影響，尤其是近邊之環，自然在感應上將更敏銳一些。

我們中國，不成問題是要十分關切這一個談話的，因為這舉動實在大大與中國目前抗戰有關。日本是我們的死敵，美國却是在我抗戰中曾予以多量援助並且正在繼續援助着的盟友。因為我國人士對此問題傳言不一，當屬個人的付度，但可見重視的一班了。茲就個人觀察所及，姑試述之如次，同屬付度之辭，尙望教正。

▲美日談話的動因

這次的美日談話，是在羅邱海上會晤之後，也就是在羅邱共同發表宣言之後，便產生了這美日間的秘密長談。我認爲這之間便蘊伏了一個契機。從羅邱宣言裏，不難看出英美對太平洋方面即遠東問題，予以如何的注意了。希特勒率其愛弟墨索里尼及其喉嚨等在西邊的猖狂，把英美兩者間的關係，弄得越來越緊切，就是說英國必需美國援助

美國必須與英國密切合作，才能抵擋住法西斯強盜的瘋狂進攻與無厭足的掠劫。這才可以保持其以往的光榮門第，延續其霸王寶座的尊榮。否則，「朕之天下將來實不知誰屬」！當德之主鋒突然轉到社會主義的蘇聯那邊去之後，英國得以短期間從事聯蘇，給予英國以重新佈置的機會，這不能謂非幸事。但老練練達的邱吉爾，正不受他的欺騙，赫斯扮演的替肉餅，算是白挨了鐵齒風味而已，希特勒雖是獨夫之輩，實在他的鬼計多端。就是說，德之攻蘇，並不是放鬆侵英的既定計劃，却正是準備未來大舉襲英的一個不得已的步驟。這固然是希特勒隔海遙望英倫之棧的舉措，但烏克爾的豐饒出產，以及高加索的油田，都是對英一決勝負與長期侵略的寶貴補給庫。如目的律得以達，希特勒倒是很可以潑張一時的。但是蘇聯是否會將甜瓜隨便送給這位仁兄受用，倒也殊成問題。這且不提。英國雖以海上霸王見稱，但陸軍就較遜色；希特勒攻蘇無論成功與否，德之陸軍將來都有可能向英領境踏足，那麼英國必須乘此時機積極改建陸軍，大量的趕製陸戰的武器，充分的武裝陸軍部隊的裝備，準

備在陸上一見上下；這是一。第二必須加緊援蘇；第三一定要獲得美國的助力與方便。而最後一點越來越成爲英國的迫切要求，也是勢所必然。但是在美國這方面看起來，問題豈是單在英之一方？如果英對德戰爭萬一有個差池，此時也美國的大禍亦將不旋踵而至。如果到了這步天地，則義大利亦將抬頭，西班牙勢必要隨德義之尾而行動，問題便不堪設想。到那時期，沙姆大叔怕只好伸出直板板的兩手而已。而且且下德國的侵略鬚角，已無達到了阿美利加的邊沿，其第五縱隊在各處活躍，美已有數艦艇被擊沉，至于如厄祕的衝突，背後顯然有牽線者。以西方問題而論，英美必須合作以打擊希特勒，殆爲天經地義之事實。如冰島的國防，大批武器供英，派遣征軍赴英參戰等，皆是具體表現。這不過是第一步的合作。次則在東方還沒有解決。

在西方，目前以英爲主；在東方美國必須挺然而前。東方的共同對手方，是日寇了。所以我們不妨這樣設想：羅邱這次的海上會晤，主要中心爲商議怎樣對付日寇。如擴大其範圍講，爲怎樣解決遠東問題。實則一而二二而一也。即所謂實行其第二步合作計劃。

自從日寇廉價取得了越南的統治權之後，頗現得色，而不覺熱心愈熾，策動泰越之間的鴉片之爭，

圖再吞併泰國，向菲律賓威脅，虎視關島，誘迫荷印，探舌緬甸，乃至欲囊括整個南洋的種種不一而足的舉措，於是也提醒了一向採取姑息態度的華府紳仕們，更急煞了處於多患之秋的不列顛管家。南太平洋風雲一緊，美國的門簾大有招致野燒燎原的不測之禍；英國的東陞亦岌岌危矣！所以我們說，羅邱會談的用意，目標並非側重在歐陸，也不是在乎泛泛的提出民主國家大聯合，實在其目的在乎對於日寇的試探，進而予以規範之！如果規範的目的失敗了，則將有更進一步的辦法對待。也許這可能是羅邱二先生的擬定的三部曲。但是已具決心應付問題，是也不妨予以肯定的估計的。日寇爲軸心勢力之一，也夠上個暴發戶，無論爲實現其所謂「東亞共榮圈」也好，爲履行其對軸心所盡之「義務」也好，要之其將向美之勢力範圍發展，向英之領有地踏足，是毫無疑問的。而英國現在西顧之不暇，那還有許多餘力來照拂東隅？美國則大禍業已臨門，更不容尚有徜徉之餘裕。遇微雨而網繆，見細流而築堤，都尙爲未晚。因此我們不妨可以說，這個美日談話，既已寓于羅邱會晤與羅邱宣言之中了。自然問題包容多方面，出席者也並非僅止美日兩方，克萊齊緩期日，證明有英人一席在焉，在原則上邱吉爾却可以放心信任羅斯福的全權代表，也未嘗

算過火。所以這個所謂美日談話，實則等於英美日談話，英佔次席耳。

再看日寇方面吧

七日十二日掃蕩報載：本報重慶十一日電：某權威觀察家頃稱：倭北進必成事實，短期內或有行動可能，蓋必北進，以逼蘇後，始足滿足德對蘇速決之慾望，但倭如進取得海山崴，則與美之阿拉斯佳相離更近，較德之控制達喀爾尤足威脅美國。因之美倭戰事亦在所難免。綜察倭之陸空軍力，對蘇尙感不足，其國內重要都市處處均受蘇飛機威脅，而與美既難避免衝突，其欲保全海軍實力，實不可能矣。當前倭寇實處最險惡之環境中云云。我以為此言頗當。確實，美日間的戰爭殆為不可避免的命運，僅只是時間的問題。目前日寇處境非但進退為谷，實已陷于四面遮天的絕境。北進有可能，而必有待諸時機，過早則為冒險；南進又豈可輕易造次？其必也以投機小巧手段，明偷暗劫而已。英美在太平洋方面，諒已有周密的佈署。比如A B C D聯合陣線，又如中美英蘇荷印包圍圈，如德逐漸見諸實踐，日寇的末日，指期可待！即單以美國的强大海軍再配以其優越的空軍，亦足以使這假老虎墮落好滋味。儘管日寇方面的數目字也還不少，但艦身多屬老舊不堪，雖已經過裝修，未必能發揮預期的效能。

。空軍的實力，更未必及上美方。若果丟了臉而在南進途上慘遭敗績，他日的日寇，則將真個變成海上的流寇了。哪還容有什麼「東亞共榮圈」，「東亞新秩序」等夢想！近衛的所以憂容滿面凡事拿不定主意，而又無力控制其國內之狂瀾派的不穩行動者，正緣于此也。這同時是少數老成持重之輩所節制料得到的前景。「天作孽猶可說，自作孽不可活」！恰是日寇的評言。

日寇內部親軸心份子十分猖狂，彼輩自以為可一世，頗享有軍事實力，而常在政治上起着暴突的作用，這是儘人皆知。如東京七日合衆電稱：日新聞著名專欄作者德富蘇島頃稱：「日本刻已有充分之準備以應付任何緊急情勢，政府當局均具堅強決心，不願國外之一切勢力，斷然走上日本本身之途徑！」德富于日本政府發表「政府應付蘇德開戰後國際時局頃已決定」一項神祕聲明之後，發表是項論調。且德富乃親軸心之一員，該系包括有末次信正，頭山滿，西鄉，中野正剛，廣本大佐諸人，彼等曾以蘇德開戰，極向內閣提出關於日本政策權力建議，故其論調實具有重大意義。德富復暗示日本將集中全力于遠東方面之活動，不受三國同盟及日蘇中立條約之掣肘。並謂為發展「東亞共榮圈」起見，舊秩序所寄托之英美勢力，均應予以根本掃

除。關於「東亞共榮圈」至少必須包括東印度羣島在內，此為必然之事實。因為缺少東印度羣島，則「東亞共榮圈」失其真意故也。……看這光景，好像日寇必將南進，亦可北進。這雖不能說就算是日寇政府的意見，但親軸心份子及一般急進派，同具此心，是很顯然的了。這些不知死活之輩，往往支配着日寇政治舞台的幕後，頗有決定的作用。試看現任的陸相東條英機，海相及川古志郎，全係少壯急進派的巨頭，他們操縱了內閣，左右着整個日寇政局，近衛對他們的約束力真是有限。平沼吃過了子彈的滋味，想來近衛不是傻子吧。據說最近希特勒已派要員赴日策動，若輩當更得勢，固無待言。如其日寇真敢冒險南進，必然碰大釘子，故在短期內決不致如此做；無論急進一派怎樣不顧一切蠻幹，手掌捧到臉上總也是疼的。南進如在北進之前，則為不可想像之事。當北進亦無合適機會可乘之餘，南進成份亦極少，因為德如被蘇聯擊敗，日寇在東方的地位已不足輕重。如其蘇聯失利，即當與德薩，列寧格勒德都被德軍攻下，這時是日寇可能向蘇聯打劫的時機。但是「中國事件」又未結束，並且蘇之海參崴與美之阿拉斯加十分接近，問題不是簡單的。在蘇聯那方面如有劫可打，到是可以暫時撈得一點小便宜，就怕屁股後又來一個敵人，要在

這時爭取先鞭一着，再加上中國乘機猛烈反攻，造成它三面作戰的局勢，其末日勢將不遠！故其最大希望是能在南進北進未行動之前，將「中國事件」得一解決的段落。中國吸住了它大量的軍隊，戰爭消耗至巨，而且中國的反攻力量比它的攻勢逐漸有超越之勢，長此以往，不但中國可制其死命，就是有其他好機會，也不得動作自如。所以「中國事件」如得早日解決，是它馨香祝禱求之不得的。綜觀以上癥結，美（英）日各有自己的心事，如能在目前獲一從權的辦法，對各方不無慰安之處（這種慰安當然是靠不住的）。於是當近衛修書一封交由野村帶上羅斯福之後，便是美日談話正式開始之時。

▲究竟會得出什麼結果呢？

美日談話究竟會得出什麼結果呢？這實在難說了。須看國際局勢發展到了某種決定的階段，那麼始可希望這個談話告個結束，但也決不是什麼結果，如果各方期待的時期過長，或可原則上彼此發表一些解釋。大概這就算是最好的結果了吧。因為真正的結果，怕就是最後訴諸武力之一途。

第一，日寇今天尚不至退出軸心；對德蘇戰事正有風頭可觀不說，英德戰事尚未見分曉。

第二，日寇即使有可能退出軸心，亦必在僅有向中國進攻的條件下，不得已而為之。就是當南北

兩邊均無機可乘，從這兩邊實在什麼也撈不到的時候。否則，難望其與軸心拆夥而就範。乍南邊也要看美國的態度是否還像從前那樣縱容姑息，如其不然，美日戰爭終久不可避免，這又與退出軸心與不退出軸心為兩回事。並且，日寇之活躍，全仗軸心集團的氣餒，離開了這個，便同失掉了靈魂，故退出軸心一實現，也便是日寇全部破產之時。雖然日寇在三國同盟周年紀念之日，對德之賀詞中並無對盎格魯薩克遜國家作戰的表示，這也不能就認為日寇有意要退出軸心。它甚清楚，即使這樣做了也不至見背于德義兩位老兄的。這是一；其次就是給美方一個繼續談判的餘地。今天的英美，大概也許會了解了這個「東方的「可憐兒」，不至再蹈一九〇四年的覆轍了吧？日俄戰爭日寇所以得到了便宜，硬算是戰勝者，還不是完全得力于英日同盟與美國的同情。今天的麻煩，未嘗不是當日姑息的後果，前事昭彰，堪為殷鑒。這次英美能深刻的認識日寇，抱定決心解決遠東問題，號召所有反侵略力量，一致打擊這小跳梁，消滅這東方的侏子手，確實是刻不容緩的工作。否則悠悠柔寡斷，還希望日寇太太公平的就範，得了日寇幾句虛言假語，便認為是獲得了結果，勿乃儂瓜之其大者乎！

第三，是關於所謂「解決中國事件」的問題；

大家都猜度這問題會成為這個談話的一個中心。這是不能令人想像的問題；中國的神聖大業，要由外力脅迫而不得不放手就辱，非僅為天下之大笑柄，亦為黃帝子孫所不堪忍受。中國抗戰，何嘗為別人而抗？中國與敵周旋了四年多，並沒有不如從前的地方，反之，一切都隨抗戰而蒸蒸日上，我們的國格，我們的文化都已在我全國軍民英勇艱苦奮鬥中，益臻貞固光大，完全是用鮮血至性換來的，這樣蓬勃卓立的民族，就將沒有前途希望了嗎？別人要以我做犧牲品了嗎？這是多麼不可思議的事。當然問題全在己身：如果我們堅持到底完成抗戰的最後目的，挺然卓立，自作主張，想盡所有方策以達成我抗戰大業，就是有人想犧牲我們，我們決不接受！宗旨既定，任何外力不能動搖。以我們本身的富源講，許多物資都不感缺少，大可自足自給，積極發展工業及軍器軍備製造業，作戰的利器也有辦法；以國交方面講，凡同情于我並願與我合作者，皆結成好朋友，增加我抗戰助力。但是現在依舊還跟我們作朋友的美國，是否會不屑與我們為伍而至出賣我們呢？

我們義正詞嚴的答道：是不至於的。不可能的！當然由我們的敵人提出來，以求給小惠與美而得「解決中國事件」，是有可能的，但是美國是否肯

與這個不名譽的強盜共同分起贓來，據我看，美國人士除非都變成了神經病患者，否則便是亘古奇蹟。美日既然命定遲早必有一戰，那麼中國今日的抗戰，就與美之利害息息相關。如果美已走向與日一戰的途徑，則中國自爲其比肩而戰的戰友，那有自陷其戰友而與敵人握手合謀之事？並且目前美中間的友好的關係，正日見加強，由種種實事足徵不虛。日寇對於「中國事件」猶如熱鍋里的螞蟻般，想早日解決，早日解脫。若然，此番也不過又做了一場黃梁夢而已！所以要求單單停止物資援華一節，也決對不會得到滿意的答復。

第四，對於美國供給蘇聯物資問題，日寇可能向美要求予以停止；這同樣不會得到具體的答復。美之國策既已決定，美助蘇不但是義務，而且在美本身是爲必要步驟。

其次，我們就要向頂好的結果估計了。所謂頂好的結果者，不外會有以下諸點：(一)日美商務關係之調整；(二)日對荷印貿易問題，泰越間的糾葛問題，南洋市場問題，封在日資金的問題，局部的權宜的獲得諒解與妥協；(三)美英在華淪陷區內的經濟利益及租界問題的解決；(四)美英援華物資的限制；(五)日對軸心的態度；(六)美援蘇的路線等等。以上幾點或都有可能得出一點結論。但有一點

我們還很清楚，就是各方仍不過出乎一種敷衍，短期間可能表現出傾向的動作而已。實則互相欺騙！一旦最後的時機來臨便都露出了真面目。姑讓我們拭目以待吧。如果這樣的結果不出我們所料，美日間的劍拔弩張之態勢，確已日趨于不可開交的地步。

所以我們可以根據這樣的情形，得出一個結論來，就是目前仍在繼續着的美日談話，其意義在日方則爲遷延時間，以便觀望國際局勢的發展，並試探美方的真意究竟何屬，在美(英)方，則爲爭取時間，積極準備。處在日下環境中的美國，其將欲與德日兩面作戰，已是命運所決定的步數。即使日先北進，美亦必乘適當機會向日取攻勢，提出要脅的條件。美如失掉良機，日後一定禍不單行！可是美雖優於海空，陸軍作戰怕要較差；積極擴建陸軍，加強海空戰鬥力，至少在美尚未正式參戰以前，是刻不容緩的課程。就是ABC D，中英美蘇荷印的關係也有待于商洽，調整，進而至于實際的佈置。

▲我們應具有的態度

不管美日談話的內容與結果如何，我們一定要堅持既定的目標；目的不達，誓不罷休。這是歷史賦予的使命，也是祖宗所指示的前程。豈非如是，即不足以圖存。故儘管困難挫折之紛至沓來，我們依然要渾然若定，腳踏實地按步就班幹去。古語曰

：『多難可以興邦』；西諺云：『天助自助者』。徵諸中外史例，洵非虛言。我們要相信我們的國家，相信我們的民族，相信我們的領袖；我最高領袖在抗戰建國四周年紀念日時普告全國軍民：倭無論南進北進，目的仍在侵略中國，稍一疏忽，必使前功毀於一旦！再無比這種指示更明澈的了。我們能處處以獨立自主精神，謀實際辦法，就不會招致外來的打擊，如果真有外來的打擊來臨。無論國際間有何種事態發生，我們時刻不能忘懷敵人的進攻，也就是我們要時刻乘機予敵以反攻。所以就是再有幾個這樣的美日談話，也不能動搖我們絲毫，而反予敵以可乘之機。這次湘北敵人的敗退，第一，可以看出敵我力量的一般的對比，第二，足徵沉着與自信該是多麼必須與重要！我們自己的力量是可靠的！

我們要自愛，更要相信自己的力量！

一九四一、十、五日於桂林

編後

本刊能與廣大讀者見面，是本刊編者久已企望之事，今天居然經過許多困難以這樣的姿態問世，諒為讀者與編者所共欣幸的罷。這一期是本刊的新生：（一）篇幅增加了，（二）形式擴大了，（三）在內容方面編者也相信較以前幾期充實了一些。希望本刊今後能至少維持像這一期的內容及開本，但決不以此自滿，一定向着未來的康莊大道邁進，此為本刊編者的預以自奮自勵的約言。

本期因時間關係，諸多催促，故難免缺陷多端。內容與形式不夠預期的理想，也許愛護本刊的讀者諸君，所能見諒於我們的罷。譬如本期用老五號字排印一節，決非本刊編者能預料得到的事。但為了早日日本刊與讀者見面，只好在精神與物質兩重痛苦之下，委屈以求全。自下期起，決定改用新五號字，特此申明。

本刊名曰『新工人』，但取材非常普遍，除關於新工人大眾的運動，生活，生產，教育等文字外，其他凡關於抗戰建國等論文，報導，文藝體裁稿件，均為本刊園地所欲盡量容納者。希望能在這抗戰建國偉大階段中，貢獻一點微勞，並冀以神聖的新工人的力量，奠基未來新中國的礎石。這本刊的中心願望。

所有為本刊撰稿諸君，在此一併致以崇敬的謝意。

德蘇戰爭中的土耳其與保加利亞

李育中

目前歐洲最大的戰場是在東線，希特勒猛烈拚死進攻的仍是蘇聯的北中南三路的數大據點，但整個戰事形勢是要發展的，尤其在基輔陷落之後，希特勒的戰略，必會有多少改變，正由於這個事實需要，納粹德國爲了妄圖擊潰蘇聯，則另闢新戰場，以爲助攻，這是很有可能的。現在巴爾幹及近東忽然緊張起來，並不是絕無原因，其中特別是土耳其與保加利亞，地位已成爲十分重要，納粹德國虎視眈眈，不惜運用權謀，橫加壓力的，亦是這兩國，因此這兩國的命運，是很受人注意的現在就兩國的國情及其在德蘇戰爭中的處境，加以論列，以介紹於讀者。

土耳其在革新前，一向被人輕視爲近東病夫，但自凱末爾爭取土耳其民族解放之後，這古老國家一旦霍然而愈，充滿着新興氣象而扶搖直上了，然而在一九二三年以前，這國家的積弱與我們中國是不相上下的，同是受到帝國主義的壓迫與封建殘餘的剝削。

第一次世界大戰，土保兩國一樣是落在德奧後邊，以對抗協約國，結果是戰得慘敗了，土國的地位更危，幸而後來一戰而勝希臘，這才得到一個轉機。於是在一九二三年這簇新的共和國便呱呱墮地了，這不特是土耳其人民的一個新紀元，而且也是近東歷史新的一頁。一九三三年時也仿效蘇聯而實行五年工業化計劃了，這計劃是提高工業生產，來造成國民經濟的自給自足，爲了國防的需要，也注意到建設重工業的問題，農業生產已有了顯著的進步，這因爲受到集體農場的影響，已有不少地方在開始用機器耕種了。至如文化教育，與及婦女大大解放，都有了很好的成績，這麼一來，土耳其的國際地位是提高許多了，這完全是整個民族英勇鬥爭得來的成果，而凱末爾及其國民黨的領導得法，其功至不可沒，因此中國有許多政治家，發生過許多憧憬與許多羨慕。

土耳其不特自身已掙脫不平等條約的鎖鍊完成其解放的任務，並且現在還是遠東諸弱小民族——

伊朗，阿富汗，伊拉克，阿拉伯，埃及等國的大亞哥，居然是在領導率先的地位了。土耳其雖然成爲巴爾幹半島與中東方面的鎖鑰，特別是它與蘇聯的邦交，一向是在友善美好的過程中的。說到這裏，我們便應補述一筆，牠與蘇聯及英國的歷史關係。

蘇聯因看土耳其是革命的弟兄，所以老早在一九二二年便將沙皇所獲得的加爾斯城和阿爾曼尼亞區交還給土耳其，一九二三年土耳其修訂了洛桑條約，便取消了領事裁判權，並劃定了極有利於土的邊界，在外交上，蘇聯是第一個承認土耳其而與成立協約的，一九二六年蘇土簽定友好條約，以後又成立商務協定。

所以有人觀測，基輔一失陷，納粹可能向外高加索進攻，以達到奪取油田的願望，這一企圖，可能影響土耳其，因爲土是攻高的路線之一，如果拿住土耳其，便可施以夾擊，能收太效，但要向土耳其下手，却必須先通過保加利亞，因此保加利亞，便立即成爲納粹的工具了，這是不由保國答應與不答應的，保國使有此極大的苦悶。人民與政府步驟更不一致。

傳言已以等於最後通牒的方式，要求保參戰攻蘇了，德方表示，如加拒絕，即將完全佔領保國，保皇黨保總理接待這個橫暴通知，焦急異常，一說

保王已去德國向希特勒說情，一說還是未有，但保京索菲亞的餐館戲院晚間九時便得提早關門，而黑海邊的發那港也實施燈火管制了，一切情形均呈現作戲意味。

保加利亞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爲什麼會這樣呢？

國家疆土比我國浙江省略爲大一點，位於巴爾幹半島上面，人民屬斯拉夫族佔多數，所以是與蘇聯是同種國家，勇悍善戰，信希臘教，本爲土之屬國，至一九〇八年始獨立爲君主立憲國，農牧發達，有世界產額半數之蓄微油，水運靠多腦河，第一次歐戰時與德奧土等國同敗於協約國，南割塞拉斯於希臘，西割薩尼亞亞於南斯拉夫，同係一凡爾賽和約壓迫下的國家，陸軍限制爲二萬人（一說三萬人）軍艦被沒收，至一九三八年七月始恢復備軍平等權，與鄰國訂互不侵犯協定，國境四鄰，東是黑海，南是希土，現在問題正在這兩方面。

蘇聯苦戰三月，波羅的海因立、拉、愛、三國之戰事失利而失去屏障，其他一個重要出海便是黑海了，而黑海又因放得薩的被圍，克里米亞半島交通切斷基輔的失陷而威到動盪，希特勒陰謀將烏克蘭，打入高加索，自不在話下，然而他却很需要幫兇助手，羅馬尼亞，匈牙利，既效命於前，則

保國在威迫利誘之下，自無可推却於後，特別德蘇戰爭已在一個新的轉捩點的時候，保國之乘時被推助，是事半功倍的。但保國對於形勢諸般險惡，不敢以國運輕於一擲，還在徘徊觀望之中，因為假如一動，則土必起抗拒，予以痛擊，而英蘇因戰略關係，自亦絕不容坐視的了。

然而保對蘇的不安的態度已不自今日始了，保並未向希南宣戰，竟充德意進攻各該國之根據地，目前更任由德意羅用作侵蘇的張本，事實表現在德意軍隊已集中保境，俾向黑海方面的敖得薩與克里米亞進行登陸攻蘇，保機場已為德所控制，有德軍飛機集中，保黑海發那港與布加斯港已改為德意潛艇根據地等等都是，而保國官方報紙亦作反蘇言論，當局只日見其縱容此種反蘇運動，未加壓止。

保土現都在矛盾瞻望中，保國當有可能被迫投入軸心懷抱，而土耳其回返反侵略陣營，堵截納粹向近東發展，大概亦很快便可分曉，新戰場又將開闢了，巴爾幹與近東必快將有事，歐戰將愈見其範圍擴大，與為日曠久，且屬異常劇烈慘酷，那是可以預言的，然而反侵略力量由加強而致取勝，軸心因妄行不義必敗，却頗不滅的和對蘇貸款協定，在一九三二年世界經濟恐慌時，蘇還借給大宗款項，同時也供給大批軍事技術人材，和大量軍需品，

這樣才把土耳其軍隊，另換一副新面目，就是英國也幫助過土耳其的，希特勒撕毀巴黎和約進軍萊茵的時候，凱末爾也想法武力收回海峽管理權，後來由於英國的勸阻，才召開蒙得婁會議，因而和平的獲得海峽的管理權，後來又與英訂清算協定，一九三八年，英又貸土信用借款六百萬鎊，這次大戰暴發的前夕，亦曾與法國訂立英法土互助協定，這許多關係是使到土耳其今天究應如何去何行，實熬費周章。

自英蘇進軍伊朗，甫告解決的時候，土耳其便無可逃避的迫近到嚴重的試驗階段了，事實表現在（一）德義陳兵土邊，有突然施以襲擊趨勢，（二）納粹官員正研究土國地形，並教導軍隊過險要邊界的方法，（三）英使許格森與德使巴本均大肆活動，圖拉攏土國，而展開劇烈的外交戰，據說巴本方面却宣告慘敗。讀者如未健忘，總會記得德蘇暴發前夕，德曾眼明手快的與土訂了物資交換協定（五月三十日）及友好協定（六月十八日）而六月廿二日，那震驚一代的攻蘇戰爭便起了，這種關係，自然是便宜了德國不少。

又記得土國鄰邦的伊拉克與敘利亞，鬧得烽火滿天的時候，土耳其還好整以暇，屹然不動，特別是希臘有事時，土竟完全置身度外，不聞不問，那

新訂的英法土互助協定中一條，「如英國因援助希臘而作戰時，土有援英義務」，然而土竟漠然視之，毫不生效，而只見其日高唱中立，毫無真點正意向的表示。

德國爲了攻蘇，必須假道土耳其，爲了與英在近東爭雄，亦必須控制土耳其，而蘇聯方面爲了國防及出口關係，亦須特別倚重於土，所以廣提供實力援助諾言，以安土遲疑不決之心，土在此緊急關頭，非有一英明的抉擇不可了，論理它是可能站在蘇聯方面的，不過還未十分明瞭罷了。

至於保加利亞呢，在今天看來是與土耳其連在一起的，原因是這兩個國家的邊界是接壤的，而保已失了獨立自主的力量，很容易會被納粹德國所利用，這麼一來，土耳其馬上便有事了。這自然使英

蘇也受到嚴重影響。

保加利亞這小小的國家，平素不大爲人所注意，但今天也一樣是佔了緊張的一員了。軸心國家驅使德參加侵蘇戰爭，是很明顯可見的事了，蘇外長莫洛托夫曾譴責過保國幫助軸心，以飛機襲擊蘇境，薩，克里米亞及高加索等地，而且德方也承認，目前已爲保國積極參戰的時機了，不過保蘇還未絕交，然而事情是繼續展開的，保駐伊明使館，已因英機進軍而被迫撤退了，國內宣佈了緊急狀態，在保最近保軍輪一艘，於黑海觸着蘇方水雷，如今保已完全動員了，一說已出動十七師兵力，把土一師集中，在土邊，有俟機進攻土耳其模樣，這樣的局勢愈明瞭不過了。

文 化 合 作

(刊月)

歡迎投稿，介紹定閱

——內容一般——

- 文化特頁——著名作家之論文及創作
- 文化新聞——報導各種有關文化之消息
- 書報評論——評論介紹各種新出版書刊
- 作家行勳——報導作家行蹤及各種活動
- 人物介紹——介紹文化界新進人物
- 學府風光——描寫各地大中小學之情況
- 讀者信箱——解答讀者一切疑難之問題
- 青年園地——備青年學習寫作發表意見

徵求預約

全年	定價
半年	三元六角
另售	五角
全年	預約
半年	四元八角
半年	二元七角

定價

文化合作事務所

林森路二十二號

鄰居

我的房東是一個相當有錢的老農，他願意把自已的餘錢在自己土地上蓋起一座兩層高三間闊的瓦房來，專供人家租住，藉之收一筆房租，來增加他的財產。他的計算，事實證明是很合時的打算，城裏要防空襲，一般市民願意拿出比住在城裏還要高一些的租金來租他的屋子住，我住到這裏來之後的第三天，就有一家做酒的作坊在我們的貼隔壁開起來；而那家織坊，幾乎與酒坊同時也在這座新瓦房的頂東一間裏開工。之後，曾經也還有不少人來接洽這所房子的租借問題，老房東常常用爽朗的聲音在樓下高叫着：

「房子？沒得了，老板，嗨嗨，你早一天來就好了，早一天還有一間的，可是今天，剛剛租完了，老板，嗨嗨，房子可沒有了！」

現在這房子裏已經住了四個人家了：我們住在房東家的樓上，中間的一家，樓上堆滿了酒罐。樓下則終日熱氣騰騰地蒸着糯米飯，頂東邊一間裏搖紗機和織布機，從前早到夜晚，伊伊挨挨鬧個不歇。我的睡眠習慣是很遲的，所以每天早晨總是在機杼的震鬧聲中醒來的，而腥脫的眼睛拚力睜開來時

，便襲來一陣酒氣和濃煙，因之，既已醒來時，必馬上爬起，走到晒台上。開頭的幾天，我對這種環境自然感到了厭煩，但別的地方一時又找不到合適的房子，住得久了，也就慢慢成了習慣，倒也不覺得有什麼麻煩之感了。而且，還在鄰居中，交了幾個朋友。

燒酒的房子裏，因為，我熏不慣那一股熱氣，雖然只隔一層壁，倒是不大來往的，織坊裏雖然他們整天忙在機杼中，因為總還有些飯後之類的餘暇。常常談了些大家願意明白的相互間的生活瑣事。從中我知曉了那織坊原是鄧老板獨家經營的，他們一家三男四女，擔負了全織場所應做到的事務，比如紡紗，織布，賣買，燒飯等等。通常的想法，應該男的跑在外邊，女的織布紡紗，而鄧老板家的情形則不然，鄧老板自己是個上了五十年紀的老年人，且他不但憑着自己的經驗能夠肩布進城作賣買，而且一家的伙食也全由他精密計算與處理的，他的兒子，一稱二十六七歲的瘦弱的人，却一天到晚不停歇地坐在機杼中拉着梭子，像一個童養媳似地，連半句話也沒有的埋頭工作。老板娘及其媳婦則是紡

紗兼織布，她們，通常是伴着一個十三四歲的小姑娘在樓上工作的。

我，通常總是到他們的樓下看看，如果鄧老板有事出門了，便只能碰着那個默不作聲的男織者。他的瘦弱的身段坐在一架機杼中，煞像一個文弱的女子，他穿着淡藍色的布衫，頭上戴一頂灰黃色的絨線帽，眼睛總是盯住在布徑上，頭順着梭子的來回輕綿綿地擺動着，因為個子小，頸子細，看他樣子很費力，但從來不曾看見他有一天休息過，早上，我一起來的時候，他的機杼已經叫起來了，而直到晚上，我回來的時候，他的機杼，還是叫得挺響張的，有的時候，我便禁不住要問他：

「費力吧？為什麼不停停呢？」

他扭過頭來，把拉機住了手，對我微微地一笑，好像是在說：

「先生，什麼呀？我們織布的人只有織布的，比不上你先生的！」

我的話聲，大概總是被他的機杼聲所掩沒了的，所以他回過頭來之後，總是只能笑笑，却從來不能回答我些什麼。我顧念到他們的工作，也總是把許多要說的話忍受下來，等碰到鄧老板的時候暢談。鄧老板不出門的時候，常在底層做些整理紗布

之類的什務，他看見我走近去時，他馬上會客客氣氣地拉一條板凳出來，要我坐了，聞我些抗戰消息，及發幾句擁護抗戰的話。就是那一類的話已經說上幾十遍甚至幾百遍，我已經能夠背誦起來了，他還是照樣要說一遍：

「王先生，你家是讀書人，現在都在做抗戰的事，難道像我這種手藝人還不知道愛國嗎？前方打仗，我們後方，後方生產，伯什麼的，王先生，你說是哇？無論如何，日本一定要打倒，總要弄個時勢太平，太太平平，大家享福，王先生，你說是不？我家是抱定這個主張——後方生產！」

我知道鄧老板是位跑市面，而且還識得幾個字的，有的時候，也看看報紙，不過大半為的是看廣告，但，很顯然的，他的文字修養還不會使他運用自如的，每逢被他發現了一條與紗布有關的新廣告，他必先來我處詳盡地，問明之後，然後他有所決定。這個老人做事的穩健，使他在一個月之後馬上獲得了各家勤勞的收穫，我問過他關於布匹的價格，他說，城裏八角，他只要賣四角。在四角中，他就能夠賺出一角錢來。他們一家每天賺五元，五元布，每天就能夠賺到五塊錢。

「那是好生意了。」我不好意思地說出來，但是鄧老板却搖搖頭說：「那裏，那裏，我們還是賺

不上他們的，他們跑大城鎮的，只在手上過一過，一百二百，幾千哩！我們是小本小利，小本小利。王先生，你家讀書人好賺錢，我們是不能比的。苦惱惱，因為嘴巴不爭氣啦！哈哈……

被他這樣一說，我倒有些不好意思起來，我說：

「我和你是一樣的，我多掙多用，反不比你有錢，你賺一錢算一錢，積一錢多一錢，比我有辦法得多呢！」

他嘻嘻開了被鬍鬚圍着的嘴巴，微微地笑起來，他說：

「只要打走了日本鬼子，大家都還會好過些。」這是他常常用來結束他的談話的尾語，由於我的愛好新奇的心理，我常常用別的話頭扯開去：

「鄧老板，這幾個月，你賺了不少錢囉，何不請些織工來做做呢？多生產些不好嗎？」

「難得很，王先生！」鄧老板把手掌一揚說：

葉

陰翳而沉寂的夜，懷抱着廣大的原野，懷抱着這羣峯環繞着的山城，更懷抱着悵鬱而煩惱的他。初秋的夜晚，穿過那沙沙作響的竹林，從房子的破

「請人做怎比得自家的，王先生，你不知道，鋪工，總得要監工，要給他們吃水吃用，嘔呀……自己做，自做自吃，短也我的，長也我的，清清爽爽的，所以，我是合股也不要的，我一家人做來做的好。」

鄧老板表示滿意自己經營的事業而有力地道着他的主張，起先我認爲他是一個特別到板的小人，但後來，我在別的地方又看到了許多類似鄧老板經營的那種家庭式織坊，見得平常了，也就並不表示奇怪了。而他的文弱的瘦個子的兒子所以爲如此努力於工作者，也似乎是這個原因。

我的另一鄰居是個做酒商，他成天在城裏，要到半夜才來叫門，我和他碰面的機會是很少的。他的夥計呢，則很不通話，我又不大願意去受酒蒸氣的薰灸，也就見得陌生了。

三月三日

方慧

縫中溜進來，吹拂着他那單薄而破舊的衣裳，寒冷得使他打了個寒慄，桌上黯淡的菜油燈，一搖一擺的閃着藍光，似乎告訴他：快要因風的吹動而熄滅

了。他顫抖着手，忙把一張破舊的報紙，把燈遮住。他低聲喃喃地說：

「天氣也是這樣逼人呀！」

床上妻底痛苦的呻吟，混和着夜虫底低鳴，在這沉寂的夜的氛圍中抖動。這痛苦的呻吟，一聲一聲的敲打着她破碎的心弦，他浸淫在悲哀的領域中了……

「藥，妻現在需要藥呀！」

他呆望着床上躺着的妻，不禁這樣心裏說道。妻是這末的青黃，這末的瘦削，身上祇剩一把骨頭，胸前微微的起伏着，妻的呼吸是這樣地緩慢，假如這呻吟聲是停止了，他真會疑心躺着的不是人，而是一具殭屍了。

他想起三年前新婚之夜的情景——

「……我相信我們是幸福的，前途是光明的，生活的鞭子，不會向我們身上敲打的。」妻假倚着他微笑着甜蜜地說：

他看着漂亮的樓房，明亮的電燈，和懷中的嬌妻，又望望壁上掛着的那張學士照片，他確信自己是天之驕子，人間最幸福的人了。

「是的，我們的前途是光明而幸福的；我爲了你，將努力于我的前途，將來決不會使你吃一點苦。」他輕輕撫掠着妻美麗的頭髮，邊得意地說。

他確相信自己已以大學畢業的資格，在社會上，不愁沒有飯吃，象牙之塔已經在期望着了。他接着執起妻底白而柔嫩的雙手，從內心發出無限的快愉，希望，覺得未來的日子一定是幸福，甜蜜的。他曾經這樣堅決地相信自己的前途。但是現在，情形就完全不同了，變了！

當他的目光再移到床上躺着的妻的時候，已經不是三年前如花似玉的她了；住着的房子也不是從前的樣子了。……他木然地執着妻底骨瘦如柴的手，兩行熱淚從眼角滴到妻底冰涼的手上。他懷疑這不是以前曾經躺在他懷中的妻。而是半死的殭屍。然而事實告訴他，一年來的生活的鞭子，確把他和妻打得遍體鱗傷，象牙之塔黃金色的夢，是在敵人的砲火中毀滅了！誰會想到當一個一等科員不能養活妻子，誰會想到一百多塊錢不能維持一家三口的生活呢？誰曉得米會漲到一塊錢十二兩，百多塊錢做一件衣服呢？吃飯，交房租，怎能支持下去呀？還有妻產後的保養，初生小兒的奶汁，這一切都是錢，錢，但是錢究竟從那裏來呢？在前幾月，政府雖然說過公務人員發給米津，可是一個月又一個月的過去了，米津依然是個好聽的名詞而不能濟活，但米的價格，曾經一度漲至一元十兩多了，就是吃稀飯，也沒法維持下去。幾個月來的支持，還是靠着

妻僅存的一點首飾金器，現在什麼也沒有了。借支了兩個月的月薪，就是這個月裏不吃飯，但是下兩個月還得吃呀！「祝床上還躺着垂危的妻和不到兩月的孩子？想到這兒，他不禁頹然地伏案嗚咽起來了。」

猛然地孩子哭了，才把他從痛苦欲絕的境域中拉出來；妻也給孩子吵醒了，痛苦地掙扎着，想把孩子攏在懷裏，然而病中的她，手已全然失掉了作用，她悵然地長嘆了一聲，說：

「可憐的孩子，你爲什麼要投生在這不爭氣的爹娘家裏嘍！」

淚從她底深陷的眼眶裏流出來。他底心像給萬刀宰割似的痛！他底心碎了，他把左手緊按着自己底胸膛，用右手顫抖地給妻抹了淚。對她安慰幾句。

「剛才，你不是說那個有錢的朋友，要收養孩子嗎？送給他吧！他們有辦法養活孩子，能使孩子得到幸福；我却沒有錢，又沒有奶……」妻無力地說着，完了，又哭了。

「我太沒用了，養一個孩子的能力也沒有，讓自己的女人去忍受這天倫宰割的痛苦，爲什麼別人有錢可以養活孩子，使妻兒得到享受優裕的生活呢？小孩子剛出世，就隨大人受辱……」

他想到這兒，也哭了，他竭力把淚嚥住了，緊

執着妻底手，那冰涼而瀟冷底手，一點暖氣也不復存了。只見緊閉着雙眼，一動不動。他懷疑妻底靈魂已經脫離了肉體！他俯伏在妻的身上，驚呼狂叫起來……

孩子的哭聲，跟大人的聲音竟攪成一片……
「哭什麼？我還沒有死哩！把孩子送人吧……這無辜的小生命，就要毀滅在我們眼前……快一點子！我伯聽孩子哭呀……」妻微微地張開眼睛斷斷續續的說；接着，妻又比較柔和地說：「……彬如，聽我的話，孩子現在離開我們，我不會覺得難過的，只要你真願意；你看這孩子在我們這夠招罪了。將來：將來再……你一定要聽我的話，去，送去罷！」

X X X X X X X X

夜，無邊底夜，死一般沉寂的夜；這時分路上已經沒有一個人了。他無可奈何地抱着孩子慢慢徘徊在街頭；初秋的晚風，刺骨般寒冷；他張望街頭上沒有一個來往的行人；他流着淚地徘徊着，徘徊着，最後終於下了決心。悄悄地把孩子放在一家大商店的門口，正舉步欲走，突然一個警察經路口轉角過來，他聽到皮鞋的聲響，驚慌而急忙地又把孩子抱起來。一聲吆喝，把他叫住了。

「喂！鬼鬼祟祟的，你在幹什麼？站住，不許

動！」

「沒有，沒有什麼……」他的言語已經不濟了
「走，別在這老待着，幹嗎吃的！……」警察
看他一番之後，說。

警察又舉起哭喪棒向他威嚇……他才急急地
拐了一個灣向着郊外走去了。

X X X X X X

這是一個靜寂而廣大的松林，除了遠處風的呼
嘯和松濤的澎湃外，其他甚麼也聽不到，更無人影
出現。他低頭看看懷中睡着的孩子，心里不由得如
同刀攪，他怎能把他拋棄在這荒蕪的叢林中呢？並
且這樣荒郊野地，野狼野狗是不少的！……妻知
道是這樣把孩子處置了，將來怎能對得住她呢？到
這裏，他哭了！他有生以來第一次的痛哭！他流着
愛的淚！

追憶着室內黯淡的燈光，好似死神在吞噬着痛
苦中呻吟的妻，幻想着孩子的今後……

這一切都像鋒芒般在刺着他的靈魂。
「錢，我那裏來的錢！生活，我還要生活下去

呀！」

這時孩子在他身上微微的一動，他猛然地覺察
到天已經是快要黎明了，他下了最大而又最殘忍的
決心，鼓着最大的勇氣，把孩子放下了，他低聲對
孩子說：

「不是做父親的忍心把你丟棄在這裏，孩子，
是生活壓迫我呀！是錢，是敵人……」

他默默地朝天祈禱，祈禱上帝賜給孩子以幸福
的前途……

淒厲的秋風吹打着松林，他底淚不知在什麼時
候乾了，他覺得他像個罪犯似的，急急地向家裏的
路跑去。孩子的哭聲，妻的呻吟聲，像追隨在他的
耳畔，身後，他把手堵住耳朵，企求那可怕的聲音
不會侵擾他，威嚇他。然而一種悽慘的嘶叫，像槍
刺一般一下下向他的耳縫殺進，他狂叫了一聲，大
步地趨前而去！……

他擁抱着一顆破碎的心靈，去迎接黎明的曙光

光，十，二，脫稿于桂漢塘村

洗衣裳的姑娘

史蒂

是在民國二十七年的夏天。

當我們的隊伍在碼頭江邊一個小鎮上停留下來時候，臨近的婦人姑娘小孩子們都紛紛擁來看我們了，他們對我們是那樣的新奇，同時也那樣地懼怕，好像我們是不可索解的「怪物」似的。

爲着配合整個工作的開展，我們女同志就先和那些婦女們聯絡起來，預備通過她們的關係，去認識她們的父兄丈夫，一步步地慢慢地做起政治動員和軍民合作等前線上所迫切需要着的工作來。

這樣，住在我們對門的那位洗衣裳的姑娘，便首先跟我們熟識起來了。

這位姑娘長着一個很好看的人喜歡的臉，長長的睫毛的遮掩下，兩顆烏黑的大眼珠發出極其調和的光芒，手臂是粗而結實的，可以看出全身充滿「力量」，在她的深藍色的粗皮衣服上，甚至還可以嗅到原始的撲鼻的農女的氣息。

我們第一次見到她的時候，她正靜靜地在自家門口的階沿上，面對着一大盆髒污的衣裳，自由自在地唱着一些不知名的小調，但到一發現我們在注意着她的時候，她忸怩地笑了——那樣天真而撲實

的笑容。

第二天，她帶了幾位別的姑娘，一起到我們這兒來了，仍舊笑着，我們就親暱地招呼了牠們，端凳子請他們坐。幾個姑娘都扭扭捏捏地不敢上前，只有她，裝出蠻大方的神氣說：「怕什麼呢，坐就坐吧：這些先生都是很好的……」。

以後，她就常常一個到我們這兒來了，把我們換下來的衣服拿去洗，洗乾淨了，又送給我們穿。

她洗衣服從來不肯馬虎的，洗好了，發覺有一點不清潔，她就重洗一次。要是你的衣服在領子上，或者在背肩上有了一塊破了，她就會費半天的工夫，找出顏色相同的替你補上，一定要使你看了覺得十分滿意的時候她才高興，而且她還歉虛地說：「補得不好，我們鄉下人，弄得要死的……」。

我們的婦女識字班快要開課的時候，地方上謠言紛紛的起來了，有的說：她是來抽女兵的！「有的說：她們是來訓練女壯丁……」。

在這樣的情形下，她就常常爲我們和旁人爭辯着，到開課的那一天，清早上，她帶着一大批姑娘上課了。

空下來的時候，她也常常邀她們上我家去玩，她的家是夠清貧的，她的母親是一個害了眼病的老頭人，她沒有父親和兄弟，姐姐妹妹也沒有，她的父親在她的記憶裏，甚至想都想不出來的，據她母親說，她是有過一個姐姐的，可是在她還沒有認識她的時候，她就不存在了。

她們就是這樣：靠着父親留下來的田地，和不斷地幫助人家洗洗衣服，兩個人孤零零地過着日子。

識字班開課到半個月的時候，我們舉行了一次小小的測驗，測驗的結果，成績都不惡，而她，尤其出於我們的意外，一切教給她的，她都能夠清清楚楚地回答出來，她已經能夠理解到「爲什麼我們要抗戰？」「怎麼才能使抗戰勝利？」「軍民要怎麼樣才能合作？」以及「婦女爲什麼會受人壓迫」等等，這一些普通的問題，當時，我們大家都對她存着一個很大的希望，大家都說她是一位聰明可愛的姑娘，只要好好地教育她，她是能夠成爲一個堅強的戰士的。

但是不久，上面的命令來了，爲着事實上的需要，我們又得調往別的地方去，臨走的前一夜，我們跑去看着她，一進門，就有一股陰沉沉地淒涼的冷氣逼住了我們，她蓬鬆着頭髮倒在床上哭泣，兩隻

手掌掩住了她的臉，她的年老的母親，坐在屋子的一角，悲哀地滴着淚，一大盆溼漉漉的衣裳，悄悄地在階沿上：

後來，據旁人告訴說，她要跟着我們一起走，她母親不肯，她母親兇惡地鬧了架……

離開後，我們給她寫了一封信，告訴她一些事情，鼓勵她努力向上，但沒有得到她的回信，我們知道她的程度，還沒有到能夠寫一封信的地步。也就什麼都不懷疑她了，她的留在我們腦子裏的印象，也隨着日子的久遠，一天一天地淡下去，了，要是沒有最後那驚人的一幕，我簡直連記憶也不起了。

那是我離開部隊的第二個春天，我回到了前線的後方的金華。在明朗的電燈輝煌的街道上，我緩緩地踱着。突然，一張似乎熟悉的臉孔，擦過我的肩膀，我啊的一聲回頭去看，她也正回頭看我呢，她笑着，毫不猶豫地叫着，我却注視了一會，才記起她的名字，她是兩年前在浙東前線上碰到的那位洗衣裳的姑娘啊！但是她的樣子確然變了，她的黝黑的健康的臉上，已掃着一層白粉，嘴唇上，紅得那麼可怕，她已不穿覆蓋的粗布衣了，代替粗布衣的，是一件滿滿着紅色花紋的短袖旗袍，飄飄然地在街上走着。

（下文接第五頁）

撫 順 河 畔 (七)

錫 雲

北風挾帶着雪花，呼呼的吹着，大地，遠山，一眼望過去，好像分不清了似的，只是一片白，河水被凍得結了冰，冰塊在急水中漂流着，河上的鐵橋，也被白雪鋪滿了，那平日無時無刻不在鐵橋上滑過煤車的小鐵道，也不見了，李英剛同幾個伙伴由城里跑出來，一看到這情形，不自主的喊了一聲：

「好大的雪呵！」

「怎麼今年這樣早，就下起雪來呢？剛只九月呢！」

李英的弟弟李衰，奇怪的睜着兩隻大眼睛，向着他哥哥問着。

「你們看！咱們運煤的小鐵道，都給雪阻塞着，不能運煤呢！」

李英還沒有說話，就給馬老二搶先說了，跟着他又自言自語地說：

「媽的，鬼子真可恨！不是殺人，就是打人，咱是憑自己的勇氣，吃自己的飯，打咱可花不來……奶奶的，你打咱，咱不做了。回家種田去！」

馬老二是個年過卅的健壯漢子，他在撫順煤礦里做了十多年礦工，每天都是在那暗無天日的礦洞里，一鋤頭，一鋤頭地刨着黑煤，再把黑煤由礦洞里措出來，他沒有嗜好，所以十多年的礦工生活，到有了點小小的積蓄，因此，這次回家，他並不感到失業的痛苦，反而高高興興的帶着自己的積蓄錢，想回家去買上兩畝田，自耕自食，他沒有讀書，也不識字，但他却曉得禮節，祇是說起話來，顯得有些粗魯氣。

李英一聲也不響，祇是低着頭，在雪地上走，鞋底結着一個雪疙疸，走起來，一滑一滑地，發出一種吱吱咯咯的聲音。他一手拿着藍布大褂的瓦大襟，一隻手搖擺着，態度很是鎮靜。他的一對大大的黑眼睛，在濃而長的睫毛下很活潑的溜轉着，一雙稍稍挑起的雙眉，微微皺起，像含有無限幽怨似的。中學念完以後，就在撫順煤礦里做事，煤礦里的人，平素都稱呼他為「李先出」，這回鬼子打進來，把煤礦佔據了，他就氣憤的和他的弟弟，還有幾個工友跑出來了，一路上大家談着他們不願意受鬼子的氣，不願意自己用盡了力氣，把煤礦攔攔來

，讓鬼子白白的拿去燒火車和輪船的鍋爐，運兵來打自己人，和想法子聯合在礦工友罷工等等的時候。大家都很興奮。

馬老二興奮極了，一股強有力的熱力，充斥着他的全身，他相信他不替鬼子做工的理由是對的。「真的，要是能他個奶奶的工，看他有個鳥辦法」。

說時，他攢着拳頭，用力的在面前揮動一下，表示下了決心，

「哥哥！咱不替鬼子做工！」

李英活潑天真的拉着李英的膀子，用懇求的口吻說。

李英還沒有說話，祇點了點頭

北風仍舊還是那樣夾着雪花，呼呼的吹着，像是一把鋒利的刀在割着他們的臉。馬老二戴着一頂有耳子的絨毯帽，兩葉帽耳子，把他的兩片黃瘦的臉膛，緊緊的裹在裡面，所以他到不覺得臉怎樣的難過，但李英可不同了，他沒有戴什麼帽子，僅僅戴了一付耳包，所以他時時的嚷着臉痛，

馬老二聽見李英嚷着臉痛，就回過頭去看了兩眼，吃驚的大喊起來。

「呵呀！你的臉凍紫啦！」

「都是鬼子害的咱！若不然，咱在礦研里，不

用說不戴帽子，就連棉衣咱也不用穿哪！」

李英氣憤得恨起鬼子來啦。

「唉！」

李英還沒有說什麼，他知道鬼子一天不走出去，一天也不會安靜的。他想：回家去，回家有什麼用呢？能免掉鬼子的殺害嗎？但李英却不知道他哥哥的心事，為什麼總不愛說話，只是唉聲嘆氣。

漸漸的走到河還上來啦，河水夾着冰塊急湍下瀉的聲音，清晰的可以聽見了。鐵橋上行走的人們，絡繹不絕，男的，女的，老的，小的，比往時要多上幾倍，這情形李英是知道的，凡是一個有熱血的人，他都不會任城內忍受鬼子的欺壓，殺戮，姦淫的，所以他並不奇怪，但最使他奇怪的，却是橋頭上站着的那個鬼子，他端着上有雪亮的刺刀的槍，耀武揚威的來往踱着，而每個要過橋的中國人，却必須先向他行個鞠躬禮，做為過橋的代價。

人，單個的，三五成羣的，打從橋上，從鬼子刺刀尖下恭恭敬敬的行着九十度鞠躬禮走着，像規定了一樣的，這李英實在想不出是怎麼一回事，為什麼在中國的土地上，中國人還不能自由的行動，而要用鞠躬禮做為准許過路的代價呢？可是，這到底是在前面的活生生的現實，不是眼花，也不是謠言。因此，他惘然的望着橋頭上那個鬼子的孤單

的背影，傷心的說了一句：

「就是這麼一個鬼子呵！」

日寇自從佔領了撫順以後，就拚命的將撫順煤礦里的煤運回日本，這座鐵橋，就是日寇運煤的必經道路，所以橋頭上無時無刻都有鬼子兵守着，向來沒有出過一點事，因此近來日寇就放心地用一個兵守衛了，今天，恰好李英從這裏經過，看見多少同胞都是忍辱的求着安全，不敢將鬼子兵放倒，才憤恨的講出這樣傷必的話來，他不願意給寇兵行禮，他憎恨那些給寇兵行禮的人，因為他以為這樣就是對敵人完全屈服了，他覺得中國人不應該屈服，不應該對日寇存着畏懼的心理，而應該一致的起來反抗，趕走敵人，可是事實告訴他：千百個同胞，却毫無條件的甘心受着敵人給予的優待——過橋行禮；不行禮，就不能過橋，禮行得不規矩的，還要挨踢上幾皮鞋。

「這簡直拿人不當人了！」他心里異常的憤恨，緊走了兩步，想阻止馬老二他們不要做這種無恥的事，可是馬老二他們已經走上橋去行禮，來不及了。他看得非常親切，寇兵連理也不理，只用一種不屑和藐視的眼光望着，笑得閉不上嘴，顯得特別驕傲。

這樣，他不免有些偏促不安了，既已走上來，

又不好走回去，祇得勉強硬着頭皮，昂然地衝上去，像無其事似的。

寇兵正得意的享受馬着老二等的鞠躬禮，却不料李英沒有行禮就過去了，這，使寇兵震怒了，舉起槍把子在李英的背上，猛擊了兩下，然後，一把將李英抓回來，指着預置的兩塊尖石頭，說着半通半不通的中國話。

「跪——！跪——！」又做了一個跪的姿勢。李英冷不防挨了兩槍把子。又看見雪亮亮的刺刀，對着自己胸膛，他有些恐懼了，他非常明白，祇要少一反抗，就會立刻死在刺刀尖下，然而這太不值得了。

李英筆直的跪在兩塊尖石頭上，腳心向着天，心里突突的跳着，一種說不出來的痛苦，直由膝蓋骨沁到心的深處。

北風好像助傑為虐似的，儘量的吹着，他有點支持不住了。在走路的時候，還不覺得怎樣太冷，可是一跪下去，身體停止了運動，體溫就下降了，下降得使他不能再支持，然而面前的雪亮亮的刺刀，却還是不停的搖擺着，使他欲動不得，但他是不能這樣長久忍受下去的。他想：現在我已經跪了半個鐘頭了，寇兵並沒有半點放我走的意思，假如再跪上兩三個鐘頭，就是不遭鬼子的殺害，也要免不

姐姐做了姨太太

我們是戰區逃亡出來的人，媽媽，姐姐和我，三個人，到四川去找哥哥，但因為路費用光了，便到漢口長堤街實驗小學的難民收容所裏，天天吃兩盤白開水煮冬瓜的淘飯。

那時是七月初，天氣非常炎熱，一天少不了有七八十架敵機來空襲，有時要在低暗的防空洞裏躲六七點鐘，媽媽到底年紀大了，吃不了這些苦，常常又掛念家裏，什麼這個完了呀，那個糟了呀，嘮叨不休，一天到晚，像念經似的咀咒，後來到底中暑了，拉肚起來，人一天天地瘦下去了，同住的人，有的很同情，問長問短，有的非常厭惡，常常不三不四地借雞罵鴨地罵着。說這不得了呀，大熱天，一傳染起來，大家不是都完了嗎？跑到這老遠的地方，病死了，那才真正倒楣呢！

姐姐長得非常美麗，走路，說話都引起別人很大的興趣似的。老太太們喜歡同她攀談，誇獎她有出息，年青的女人們，却總是不服氣地咕嚕着，彼此咬着耳朵說，長得好，有什麼用呢？還不是一樣的窮叫化子，有人看得起麼？有的說，不，生得好，才有辦法呀。比如，開一爿小茶館吧，包定有

許男人來吃茶的，女人，原本就是招牌廣告呀！有的却哼着鼻子說，好看嘛，怎麼不到沙家巷去當歌子呢，爲什麼要死守這牢獄裏呢？天天有錢用，有酒吃，有花衣穿，不快樂嗎？有的便笑着說，人家還是唸過大學的呢，你爲什麼不去沙家巷呢？這些話，姐姐有時也聽到了，她雖然很生氣，但細心一想，大家都是逃難中人，何必呢，惹惹好哪！她從來沒有把這些話跟媽媽說過，但有時，我也偷看她一個人在流淚呢，真怪，爲什麼流淚呢？難道她真有些想男人嗎？不，不，我想錯了！從前爸爸沒死的時候，不是想把她嫁給李縣長的小爺嗎，李少爺多闊啊，西裝，皮鞋，時，真有錢！可是，最使人不滿意的，便是他滿臉的麻子，而且，聽說他不喜歡唸書，一天到晚，總登在體育場打球，他是運動員，出席過華中運動會，不過，沒有得到什麼分數，像這樣的傢伙，姐姐最不高興，她喜歡文學，音樂，美術，喜歡靜，所以，她極力反對爸爸的提議，結果爸爸被媽媽勸開了。媽說，這是她終身大事，你做爸爸的怎麼管得了她，如果你勉強了她，不是反害她嗎？以後，爸爸便真不提了，彷彿忘了

似的。

可是，她的朋友真多呢，他們且整整齊齊的，穿得漂漂亮亮的青年。有時，一碰頭，至少有四五個，他們彼此見了面，都似平難為情的拉拉手，便靜悄悄的坐下來。姐姐真具有趣得很，手段也夠高強啊！她如果有什麼事可以命令他們，他們也完全服從指揮似的。比如，你們合唱一個歌吧，我很悶，他們便真唱起來了，再如，她說，我的床太亂了，書架上的書不整齊了，地閣也太髒了，他們便都開玩笑似的一一掃好，整理好；她有時，聽說他們彼此有什麼爭吵，她便生氣地罵着說，你們這些人都要不得的，大家爽爽快快地做做朋友不好嗎？爲什麼要爭風吃醋呢？你們要吃醋，都替我滾到醋坊裏去吧，以後不准上我這裏來！他們便都誠惶誠恐起來，申明這都是謠言，不足置信的，事實上，他們都承認尊重她的。

這都是在大學裏的事，中學裏也常有一些好笑的事，都是她的女朋友（同學）告訴我的。我有時，一個人捉住她的手說，姐姐，爲什麼有許多男人圍着你呢？你不厭倦嗎？她笑着說，妹妹，你還年紀小呢，等你到了那時候，你就明白了，有什麼法子呢，他們並沒有得罪我呀，問長問短的，滿親熱似的，叫我怎麼好不理他們呢！事實上，唉，我很

懷疑：他們真愛我嗎？不過喜歡我的臉皮，喜歡聽我的歌罷了！她說着，嘆了口氣，便摸着我的頭髮說，妹妹，你生得很好看呀，將來留心留心，不要上男人的當，哼，男人，十個就有九個靠不住的！我不信，我說，比如哥哥，他也靠不住嗎？她說，誰曉得呢？你不見他常常同一些不三不四的女人來往嗎？這事，嫂嫂不知嘔了多少氣，可是，有什麼法子呢，男人的心海底針，哪裏找到個真心的男人。妹妹，我一生，也不打算結婚了。

這些話，我們聽好幾次了。可是，她說着說着，便眼紅了起來。但我不相信，爲什麼她還同那些男人寫信呢？有一天，我就偷看到一封信，什麼我的心，我的寶貝的，這不都是騙我嗎？不管了，姐姐也是靠不住的。

真不幸，我們要逃難了！住在大江邊的城市，真倒楣了，敵艦離我只有十二三里了，我們什麼也沒有攜帶，便逃了出來。那時的生命，好比這時候的錢，還要貴重多了啊！可是，現在真的沒有錢了，生命到看得算不了什麼似的。

媽媽的病一天重似一天，姐姐也瘦了！可是打到成都的電報到現在還沒有影子呢，有三四天了呢，真的，我們漸漸地要絕望了！

有一天，姐姐忽然對我說，媽媽恐怕要死了，

怎麼辦呢？我一聽，便嚇得哭了起來！她也哭了，她哭得真傷心啊！我勸她幾次，她都不理！她……要是媽死了，她準也跳江。不過，她說，你呢，妹妹，我放心麼，我心怎麼？她堅決地說，她不死，她還要活！

可是，媽媽終於在一天中午因病不治地死了！姐姐不哭，可是我怎能不哭呢！我的眼水，像屋簷水似的往下流着，流着，她生氣了！她說，妹妹，不要哭吧，辦後事要緊，哭的日子多着呢！我一聽更傷心了，我盡情地哭着叫着，要把我一生的淚一起流了出來，同住的同鄉，也都傷心起來！

下午，難民所裏派人把媽媽裝進四塊木板釘的棺材裏抬走了，抬到什麼地方去了呢，我不知道，姐姐也不知道。

一天下午我和姐姐在街頭上踽踽着。忽然，從斜刺裏撞倒一位穿着白色西裝的青年，大約廿五六歲吧，比姐大三四歲光景。他一手魯莽插進姐姐的背窩裏，吃驚地輪着眼睛，張着嘴說：「情，哎呀，你怎麼弄成這樣子，什麼時候到漢口的呢？」姐姐吃了一嚇，定睛一看，才開口說，「不談了，話長呢，我們來了一個多月了，接不到哥哥的回信，媽媽又病死了……」他連忙接着說，「怎麼，我一點也不知道，早知道，哪會弄成這樣子呢？唉，伯

母……」我看他也怪傷心的樣子，自己鼻子也發酸了！

當天晚上，我們便搬到府西路一種新式洋房去住。那是王少白先生的家。王先生，不，他叫我叫他哥哥！他同姐姐同過學的。從前交情也還好，他也追求過姐姐呢，但不知後來怎麼又疏遠起來了。

王先生現在市政府當XX。每月收入很好，他家原是很有錢的，他有父親母親，弟妹妹，現在都搬到四川了，留下了這一座空房子，四邊很多樹木，後面有花園，滿涼爽的。

他天天和姐姐談着，有時是英文會話，我一點也聽不懂。總之，他和姐姐打得非常親熱了！天天傍晚，挾着姐姐的臂膀，同着我過江到黃鶴樓吃茶去。

日子真快啊，八月快完了。就在八月最後那一天，姐姐和王先生宣佈結婚。

結婚那一天，王先生的朋友都來賀喜，吃掉四百多瓶汽水，三十多廳大炮台香烟，以外，人呀我一點也記不清，總之，我頭昏了，痛得要爆裂了！王先生很高興，姐姐也很高興，只有我，冷落了我一點也不快樂，我覺得姐姐丟了我而另外愛上了一個人。我妬嫉，我忿恨！我要哭！

啊，是的，我是多餘的人了，我妨礙了他們的

談心，我妨礙了他們的盡情快樂！

一天，王先生忽然說，把妹妹送去唸書吧！姐姐點了點頭，這倒叫我高興了，我跳了起來，我跑到他的面前說：

「你是我的好姐夫呢！」

姐姐和他都笑了。

以後，我便被送到一個小學五年級去讀書。天天吃了飯去上學，上了學，回來吃飯，日子飛快的在過着。姐姐和他怎樣怎樣，姐姐像忘記我似的。

可是，有一天，姐姐忽然對我悲感地說，鬼子快打到武漢了，怎麼辦呢？她說他準備辭職不幹了，要同我們一起到重慶去。我又快樂了！重慶，一個多麼好聽的名字啊！快吧，快吧，就在明天，我們去吧，今夜，我一定睡不着了！

我不讀書了，讀書有什麼用呢？讀着，讀着，鬼子有什麼法子叫他們不來呢！姐姐說讀書會叫人怎樣學會煩惱的，不讀書，混混沌沌快樂一輩子呢。真的麼？那我更高興讀書了，我為什麼跟人會煩惱呢！

啊，行李都綁好啊。姐姐說，馬上就要搬上洋船去。我高興極了！可是，姐姐不大高興似的，姐夫，一句話不說，呆呆地，憂悶地坐着。有時，嘆口氣，有時突然忿怒地說，「他媽的，搬來搬去

，搬到何日為止呢？」姐姐便笑着安慰着他說，爲着整個戰局打算，我軍可能的放棄武漢，作有計劃的撤退，而我們老百姓，自然會再加上一重轉徙流離之苦，但你光呆忿怒有什麼用呢，還是做我們的工作吧，守住我們自己的崗位，替國家盡一分力量，有一分火，發一分光。」他說，「有什麼興趣呢，在這倒楣的後方，還不如到前線去乾乾脆脆地去拚一下吧！」姐姐反對了，她駁他說：「都到前線去麼？那麼，後方靠誰去支持？你真是呆子呀，你怎麼變心了？」他笑了起來，倒到姐姐的膝頭上，像一匹狗一樣，輕輕地搖着，眼睛裏透露着溫柔的光，姐姐便笑着，滿足地，摸着他的頭髮，像撫摸一匹黑貓一樣。

下午五點鐘的時候，我們都坐上黃包車，愉快地拖到碼頭上。江邊擠着很多人，行李也堆着像山一樣。他們也都是到四川麼？唉，偉大的武漢城市呀，不久，你將要變做一個鬼世界了！多可恨呀！姐姐傷心了，流淚了！我奇怪了，爲什麼她哭了呢？我們不是安穩地坐在船上嗎？姐夫連忙勸她說，「傷心什麼呢，人死了，有什麼法子呢。我才想起媽媽來，我也禁不住掉淚了，要是媽媽還在，該她多高興呀，她不是希望倒四川去找哥哥麼？唉，現在，現在，她已經死了！」

天天坐船，船也常靠岸，人鬆一陣，又擠一陣，不完的城市呀，我頭痛了船上非常熱，我病了，身上在發燒。姐姐來了，她常常摸我的額頭，問我，好些了嗎？我搖搖頭，姐夫也皺起眉頭了。他說，「在這小船上有什麼法子呢，明天傍晚就要到重慶了，回頭再說吧。送一個鄉間的醫院才好，天天跑地驚吧，也許，也許。」姐姐又焦急了，她說，「爲什麼重慶也有警報呢，不是很遠嗎？」他說，「很遠？武漢一失守，看敵機不天天來炸，你就來問我！」她嘆了口氣，一句話也沒有說。混混沉沉地，姐姐扶我起來。姐夫趕忙招呼岸上跑上來的幾個家中派來的用人，搬着行李，並且叫一個大個子的人背着我，我們便這樣擠呀擠呀的上了岸。

用人們，都打量地打量着我和姐姐，終於在小汽車時，一個穿軍裝的傢伙對姐夫說，「她們，她們，是什麼人呢？」姐夫生氣地說，「混蛋，問這幹什麼呢！」姐姐難爲情的低了頭，我也不高興聽這種話，我很想說，他是我的姐夫呀？你們還不知道麼？胡塗蟲啊！可爲我不舒服，沒有說出口。汽車要開了，開車的司機回過頭來問，「大少爺，是不是開到家裏呢？」他沉吟一下，突然說，「不，開到二姑那裏去吧。」姐姐吃驚似地抬起了頭，

眼瞪瞪地望了他幾眼。他連忙咬着姐姐的耳朵說，「家裏還不知道你呢！」說着非常難爲情地紅了臉。姐姐一句話也不說，低着頭，眼眶又紅了，半響，她傷心地說，「隨便你怎麼就怎樣吧，反正我已經嫁給你了。」他連忙說，「你何必這樣呢，難道我還騙你嗎？你放心吧，我決不會叫你難過的！」姐姐似乎有些放心了，拿手帕擦了擦眼皮，便看着重慶街上洶湧的人，洶湧的房子，波浪一樣，都向汽車後面排山倒海的着走，陡然一個急轉灣，汽車爬上一個小坡，我們身子一歪，像另換了一個世界一樣。

到得一個離城約有四五里風景幽雅的小鄉村，名字叫做「清雅別墅」，真是一個名實相符的別墅，許多樹，圍着一幢兩層樓的洋房。車停了，用人們都跳了下來，搬行李。姐夫對姐姐說，「你坐一會兒吧，我去見二姑去。」她點了點頭，便只見他一支箭似地跳上了台階，一忽就不見了。姐姐深深地嘆了口氣，自言自語地說，「唉，明天，明天，明天怎樣了呢！」我不懂，我問她，「姐姐說什麼呢？」她搖了搖頭。

約末半點多鐘，他同一個年紀大約卅多歲的中年太太出來了。她多慈愛呀，她多溫和呀，她，她多體面呀！她說，「啊，好一個少奶奶呀！多漂亮

獻給工廠的姊妹們

章茵子

在半殖民地的中國，帝國主義者像蠶食桑叶似的吮吸着我們工人的血液，許多年來，勞苦的中國工人沒有自由地呼吸過一口氣！沒有在帝國主義者的高壓和不斷的榨取下有過一天的解放。無數的工人遭受了無辜的摧殘而犧牲了，他（她）們留下來的仇恨，我們尚未替他們報復，而新的仇恨，日本法西斯強盜瘋狂的侵略行爲，又如同猛虎一般的向我們張着吃人的大口了，在這張吃人的大口面前，我們工人羣衆沒有一點顫抖和畏懼，也沒有一點怯懦和退縮，相反的，我們始終是用着頑強而英勇的姿態出現在敵人的面前，無情的打擊牠，還準備着澈底的消滅牠！

姊妹們在工人羣衆的抗日隊伍中，你們也同樣地發揮了無可比擬的戰鬥力量，這是很明顯的事實，你們那種堅持抗戰誓不降敵的精神，充分的說明了你們在久長的苦痛忍受之下，在久長的鏈鐐束縛下以及黑暗勢力的蹂躪下，已認識了敵人的真正面目，認識了敵人永遠不會有一張對你們和善可親的面目，所以你們深深地覺到不團結起來抵抗不團結起來爭取自由和解放，人類的光明與幸福永遠

也不會屬於婦女本身的了！

但是，我們也不能否認，由於戰爭的持久，更由於在抗戰過程中無可避免的困難的發生，使得一些對抗戰事業失卻堅定信心的姊妹們，引起憂慮和不安，尤其是因為國內少數的失敗主義者故意散播一些荒謬絕論的投降妥協理論，使得你們猜疑叢生茫茫然無所適從，然而，我們的領袖蔣委員長上一次的宣言中所昭示我們的：「即使全國各地完全失陷也有把它恢復轉來的把握和信心。」以及：「絕對無和平的餘地，絕對不是巧佞虛偽的投降理論所能動搖我們全國的決心於萬一。」這種義正詞嚴的明確而肯定的指示，我們是需要銘刻在心的！真的，抗戰則生，投降則死，只有戰，並且祇有持久戰，才能逐驅日寇出中國，才能澈底地完成我們全中國對民族解放事業的天職和任務！

姊妹們，我們必須知道，這次中國對日本所發動的反侵略戰爭是亘古未有的艱巨而困難的工作，因為在日本帝國主義方面，它們已足足的準備了數十年，拿數十年來吸取中國工人們的一滴血和一滴汗製造出來的殺人武器來侵佔我們這麼一個弱小民

族，誠然，在抗戰初起時一直到今日為止局部的損失和民財的損失，是無論如何也不可倖免的，只是局部的失利決不能決定我們整個抗戰的勝負，「有敗必有勝」，「失敗是成功之母」是的，歷史上決沒有一個國家堅持地抗戰下去而不能獲得她最後的勝利的，歷史上也沒有一個爲了維護人類其理發揚世界正義的反侵略戰爭都遭受非其理非正義的強暴野蠻的國家的侵略戰爭所擊敗所消滅的，因此，我們可以這樣說，凡是進步的爲着爭取整個人類幸福的戰爭，必定有着勝利的前途，凡是落後的爲着危害世界上一切人類的幸福自由的戰爭，必定會被葬入深深的墳墓中去。所以，我們對於一切悲觀失望的心理立即應該排除，對於持久了四年多的抗日戰爭應該抱着無限的信心去完成她最後的勝利到來！

姊妹們，你們在後方參加的生產工作，對我們的抗戰是有着直接的貢獻和幫助，你們那種努力刻苦的精神，實在不亞於在前方浴血抗戰的將士，因此你們將受着全國的姊妹們所敬愛和祝福，受着全世界的勞動姊妹們所尊敬和愛戴，你們是多麼值得驕傲而光榮呢！然而，我們也不要因此自滿，以爲我們已經盡了一點力，我們再不需要盡更多的力量去貢獻給國家了，不，不能這麼想。抗戰需要我們流盡最後一點血，我們也應該準備流盡最後一滴血

啊！

我過去在「一本雜誌」上看到一篇「上海女工在鬥爭中」的文章，那文章上告訴我們，說上海淪於敵手後，千百萬的女工被鬼子慘殺了，只留下一些年青漂亮的，被敵軍一車一車地運到南京去當妓女，敵軍把這些「花姑娘」們關在一間暗室裏，用槍桿子逼着她們自動脫光衣褲，讓野獸似的敵軍作無恥的輪姦。這種慘無人道的行爲自然刺痛了每個女工們的心。但她們沒有恐怖，祇是深深地感到要從敵人的刺刀下去搶回這些不幸的姊妹們，爲這些姊妹們雪恥復仇。於是，她們起來了，她們團結了所有的力，在工廠裏，在工廠外，她們反抗着她們的敵人，用種種巧妙靈活的方法使得敵人猝不及防地受了她們的打擊和侵襲，例如：她們反對舉太陽旗上工，她們發出吼聲：「要強迫我們懸太陽旗，我們決不上工」，廠方恐怕喪失這廣大的廉價勞動力量，於是不得不廢除了這種制度。又如：姊妹們反對在敵偽惡意組織的偽工會登記，她們宣佈：「誰登記就是漢奸」，結果，偽工會流產了。再如，反對工作時間的延長，反對工資的降低，結果都獲得了光榮的勝利！親愛的姊妹們，你們看看上海女工們這種堅強意志和英勇戰鬥的力量，你們又有什麼感想呢！

（下文接五十三號）

寄給蘇聯工人

玲菲

親愛的蘇聯工友同志們：

我們是沒有見過面的陌生人，但在今天法西斯的砲火，已向我們轟來了。蘇聯和中國是愛好和平的國家。因此，我們應該緊緊地拉起手來，打倒侵略我們共同的敵人——法西斯帝，由於這樣的原

因，我們已不是陌生的關係了，而是站在反侵略陣線上的最親密的同志了。

有了這樣不可抹殺的親密關係，那我們就可以來隨便談談，首先讓我來介紹我們的生活，工作和學習情形。在這堅苦抗戰的四年多來，我們工友的生活、工作、學習，都比抗戰以前進步得多，這裏，我們可以舉個例子來說：中國是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家，外受帝國主義的壓迫，內受封建勢力的束縛，這兩層壓力担在我們身上，實在是透不過氣來，學習更談不到了，從前我們的生活，完全是過着非人的生活，牛馬的奴隸的生活，但在今天不同了，我們的生活是有保障的，政府已在注意我們生活的改善，沒有餓肚子的現象，更沒有挨打受罵，人創制人的制度了，同時，我們每天還有讀書、唱歌、演戲的時間，尤其戲劇運工作，已在漫遊兒展開來，我們希望它能在民族解放戰鬥中像鮮花似的來開放。

親愛的蘇聯工友同志們！最值得告訴你們的，中國雖然是一個落後的工業國家，可是在抗戰期中，建立起無數的工廠，在農村，在深山裏，在沒有人去的地方，那裏有我們成千成萬的工友，他們都是我們建設新中國的基層幹部。

上面這一點進步的情形，還是不夠得很，不過我們還是不斷地在鍛鍊在進步。

蘇聯工友同志們，我們很虛心誠意的向你們學習，希望你們能幫助我們，使我們變成一個堅強的革命的新工人，一旦日本帝國主義被打倒的時候，也就

是我們的敵人消滅了。蘇聯工友同志們，我們緊緊地攜起手來吧，讓我們的力量變成一個力量；把破壞人類和平的野獸（法西斯）打倒，讓世界上真正得到光明和自由；這才是我們共同的目的呵！

蘇聯工友同志們，你不要關心我們，我們各自努力吧，我們；

在偉大的鬥爭中，我們的心胸長得那麼光亮。

我們已結束了已往年的牛馬生活，也結束了那

悲苦，我們生活在工廠里，我們永遠是快樂的

勝利！
祝你們

戰場月夜

禾一波

銀色的大刀閃出冷光
 我們忿怒的來在戰場
 爲了洗刷血腥與惡毒的仇恨
 一夜里都思念着敵人的腦袋
 我們靜候在塢口山腰
 等敵人跑來自取滅亡
 血肉河山我們不能一寸退讓
 偉大戰歌只譜出我們的勇敢

九月二十八日

我願

英 毓

我願變爲太陽，
 照得到處光芒，
 使社會永無黑暗的地方！

我願變爲風，
 探知人們的呼吸舉動，
 把惡人吹到海洋永不再猖狂！

我願變爲雨，
 洒落在人們的脖子裏，
 將醜惡的心肝來一番清洗。

我願變爲漆黑的夜，
 矇遮着茅屋，樓頭，郊野。

我願變爲砲彈，
 使人閻分不清階層。

我願變爲砲彈，
 將兇惡殘暴的……炸成灰燼

永遠沒有攘奪和鬥爭！

我願變爲耶穌，
 感化每一個人的心，
 咸如綿羊般的馴。

我願變爲海濤，
 邂逅非正義的船舶
 一浪吞舟！

兒子的教訓——連載

三幕劇

全劇

時間：淪陷的前後
 地點：淪陷區某城市
 人物：實 伶（年十九歲是個妙漫而英勇的少女）

吳太太（年二十四歲，是實伶的表姐。）
 田裕寬（年四十三歲，別號三爺是個漢奸）
 阿牛（年二十四歲，是田的徒弟。）
 李富（年三十四歲，是田的同黨。）
 鍾司令（年三十九歲，是個退閒的軍官，與田李同黨）
 鍾太太（年四十歲，是司令的大太太。）
 田惠兒（年二十二歲，是田的女兒鍾司令的姨太太。）
 鍾清（年二十歲，是司令的兒子）
 鍾順（年二十五歲，是司令的隨從副官）
 老張（年四十四歲，是司令家裏的男僕）

第一幕

時間：黃昏後
 地點：鍾司令的家裏
 人物：鍾司令 田惠兒 鍾清（即本劇金特務長） 田裕寬 李富 阿牛 劉順 老張

布景：是一個華麗的客廳；右邊是出入的門，左邊有通臥室及通後宅的兩個門，後邊有窗，窗外是濃蔭的花園，廳內的傢具陳列得都很藝術。

燈光：依表演的情緒而變更。

開幕：（燈光由灰白色漸漸變黑）惠兒蹣跚的由後宅走進廳內，祇聽臥室內咕咚一下（燈光突然變白），鍾司令如有所思似的，拿着一張照片走出來。

司：你看！這就是我們兒子的照片，這與那上邊掛的可就不一樣，這還是三年以前，他由日本寄回來的；（惠兒接着看）你看多魁武。

惠：（看看牆上掛的）這個漂亮的多！你看已經像個大人啦。

惠：（看看牆上掛的）這個漂亮的多！你看已經像個大人啦。

貧僧

司：他今年才二十歲呀！比你算是小丁兩歲；他很有出息，結交了很多的日本朋友。

惠：這與你的事業，將來一定很有幫助。

司：可是，自從戰爭一起，就沒有接到他的信，不曉得他現在……？

惠：他現在要是在家，可說是你唯一的心腹人。（把像放在桌上）

司：是呀！而且他母親的眼睛也不會急壞，今天晚上更用不着劉順送她到小河套。

惠：這時候他們已經該到了。

司：這幾天船又難找，也不知道找到船了沒有，要是走到小河套，這可太不容易，而且她的眼疾又會加重。

惠：你不要操他們的心，劉順是很能幹，而又很機靈的，頂會想辦法；前幾天教他到皇軍那兒去送密報，不是很快的就回來了嗎？！

司：這我到他相信他；不過，他今天晚上早點回來好，我還必須要早一點去開會，皇軍的密令得會兒就會到，滅來的差遣。有誰個在家招待呢？！

惠：去請我的爹來吧？

司：不成，連李富都得去開會。

惠：那……我可不可以代你招待呢？

司：請道人家那兒成！

惠：再不然，有我爸爸及他們幾個去開會，也就夠了，你還是在家等候皇軍的差遣，免得誤了軍令吧！

司：這更不成！今天晚上的會，是他媽的什麼抗日民衆聯合會，這我不能不去！況且他們還沒有我的壓力大……

惠：就叫廚房的老張出來，暫時招待招待成不成？

司：他辦的像隻豬！

惠：差遣甚麼時候可以來到呢？

司：這就說不定，要是繞道，還得兩三個鐘頭。

惠：開會是幾點鐘？

司：（看錶）還差二十來分點，（思索）那就讓你在家招待他吧。

惠：要是怕我招待不雅道，你到會場裏看看情形趕快回來。

（燈光變為黃白色她一面說一面代他整理整理衣服，他把手槍放到內衣裏）

司：我已同你爸爸約好了，要是來到告訴他們我先去了，不要讓他們一道進會場，尤其是不要讓他們露出聲響來！

惠：好的。

司：差遣要來了，可不能待慢了他呀！

惠：請你放心吧，這些事還用你操心？你就忘記我

在家，時常招待我爸爸的朋友嗎？

司：(走到門口)想起來了，等會駕顧回來，叫他到會場裏來找我。(下)

惠：(點頭應了一聲)好！(便到正容鏡前整理頭髮和衣服)老張！

張：(在內應有一聲)有！(由內宅的門)什麼事？太太！

惠：把茶壺一壺來！

張：是！(下)(田由外邊進來)

田：惠兒！舖司令呢？

惠：啊！爸爸，他去開會去了，怎麼李先生跟徒弟們都沒來？

田：李先生到民衆代表的吳立人的家裏去了，徒弟們在會場的一旁等着我。

惠：李先生到他家有什麼事？

田：聽說他同李先生是好朋友，爲了應付今天晚上

的會，不得不讓他去設法牽制吳立人一下。

惠：他能牽制住嗎？(張上，泡茶燃菸畢下)

田：大概可以，聽說他同吳立人的太太有點甚麼關係，如果是真的話，他可以收買吳太太去恫嚇吳立人，不讓他今晚出席。

惠：吳太太漂亮不漂亮？(又對鏡照了一照)

田：我沒有見過，你這個時候預備到那兒去？

惠：不到那兒去呀！

田：那麼你……

惠：啊……因爲司令要去開會，要是皇軍的差遣來了，他讓我招待招待。爸爸！你看我這樣好看嗎？(扭扭一趙)

田：好！這樣樣能給你爸爸「我」增面子。哈！哈！哈！哈！……

(惠兒也很自滿的笑嘻嘻的，阿牛急上)

牛：聽說東邊又來了許多難民，要參加這兒抗日軍民聯合會，我們想：天又黑，不如趁着這個機會，化裝混進難民裏邊，放槍搗亂，就說皇軍前站到了，鬧得他們不能開會，你看成不成？

田：(思索着)現在是六點四十五分，距開會，還差一刻鐘，好！你們都混進難民裏邊去！到七點一刻，就可放槍！

惠：沒有到放槍的時候，在難民裏邊，千萬不要露出形跡來呀！

牛：是！

田：我們一道兒去吧，快開會了。惠兒你要當心招待呀！

惠：當然囉。

(田及阿牛下)

惠：（對鏡又很精細的整理一番，忸忸怩怩的兜了個圈子，偶而好似想到不痛快的事來）老張！

張：（在內應了一聲）有！太太！甚麼事？

惠：你看看你穿的這套衣服，能辦到什麼樣子？太不體面啦！得會有貴客來，趕快去把新的換上，不然，就不能見客，快去換一換！

張：太太！我……我沒有新的，太太賞的布還沒有做成呢。

惠：（思索半頃到房裏取出一套衣來）這是以前少爺的衣服，你先拿去換上。

張（接衣試看）短了，怕穿不上。

惠：（稍思一下到房裏又拿出一件補衣及一條褲子）你把司令的這兩件換上吧。

張：我……我不敢……

惠：司令知道，就說是我拿給你的，外邊把你的白水裙再圍上，拿去！（遞給張）快點換好來，教我看！

張：（張下，她又走到鏡前看一看，得意的去燃了一支烟，張又上）

張：太太！這樣乾淨得多。

惠：是呀！趕快把茶杯揩一揩，茶都預備好了沒有？

張：都弄齊了。（張下）

惠：（外邊敲門）惠視以手勢停止張的工作。

門外聲：這兒是鍾先生的家嗎？

惠：是的，請進來，（以為差遣到）

（鍾清化裝，如老者上，燈光灰白）

清：我是……我是來探望鍾先生的，他在家嗎？

惠：沒有。

清：他的太太呢？

張：這就是司令的太太呀！（清巡視着牆上掛的照片，回憶着）

惠：（更疑）老先生！你有什麼事？不妨對我講一講，我可以代你轉達。

清：（清依然追憶過去，似乎沒有聽到她的話。）

張：（拉清一下）太太問你有什麼事？可對她講講，她好代你轉達！

清：不成！我有重要的事。

惠：重要的事……你是從那兒來的？

清：（猶豫）我是……從……

惠：不要緊，你看！（手指）那就是我同鍾司令結婚的照片，我就是他的太太，你盡管說是從那兒來的。（態度緩和些）

清：我從……

惠：你是……派來的嗎？

清：是……

惠：你有什麼證件嗎？（燈光變白）

清：有，我帶的有一封信，（由懷內取出來，惠兒轉手欲接）你不能拿去，我得親手交給他，你看！這上面寫着：「專交鍾司令白華啓，皇軍總司令部總司令部統」

惠：啊……老張！快去打臉水來！（張下）請坐！請坐！真不對起，這個時候我們隨時隨地的都得小心。

清：這也是應當的。

（惠兒剛拿烟在手，老張端水上。）

惠：水來了，先請過來擦一擦臉吧？

清：不！（腳蹙）我不用擦。

惠：不要客氣，這兒有香皂；老張！去把酒菜弄弄

，我來陪……啊！我忘記請問你老先生貴姓

了。

清：我……我姓金。（張倒茶）

惠：你快去把菜弄一弄，我……（張下）

清：不必！不必！（見她遞來一隻烟），謝謝，我不會抽煙。

惠：你……啊！（明白了）是的！前一個禮拜由皇軍那兒來了一個人，聽說是化裝來的，你臉上

是不是化裝？（清被猜破）這不成問題，我們

還有的是化裝品，請過來擦一擦吧（指臉水）

；裏是換衣服，這兒還有一套，（打量）可巧

合你的身段，你看！還新着呢，你換吧，我等會再來；等會鍾司令也會回來的。（欲下，聽到清的話又中止）

清：他到那兒去了？

惠：開會去了。

清：開什麼會？

惠：是什麼抗日軍民聯合會。

清：（欣喜）司令就是任這……

惠：（搶說）不！我稱司令……不是他現在當了他們的司令，是他以前作過司令；而且這也不是他

發起的，聽說，是吳立人發起的，他去開會，

是爲了阻止這個會的進行，你可不要誤會了。

清：吳立人在什麼地方住？

惠：這我就不曉得。

清：這個會在什麼地方開？我想去看看！

惠：你不必去辛苦了，鍾司令等會回來，一定能很

詳細的告訴你，況且黑晚街上又不好走；你擦

擦臉吧，換換衣服吧！我等會再來。

清：（見她又下去）你不要走！我須要同你談談

；衣服我不必換，（脫上衣去帽子）我實在是

化裝來的，我就把臉洗一洗罷。（把假鬚拉下

放在桌上，露出真面目來）

惠：哈！哈……你這個樣比你剛才那模樣真漂亮得

多，你今年有二十歲嗎？

清：二十歲了。

惠：你在皇軍內任什麼職呀？

清：特務長。

惠：像你這樣——又年輕，又漂亮，又能幹，真很少，哈！哈……（又遞給他烟）

清：我……

惠：不要客氣！抽一支吧！

清：謝謝你！（不得已吸着，又注視到牆上掛的照片）那不是同鍾司令結婚的合照嗎？

惠：是的。

清：那兩張呢？

惠：那一張是司令的那一個太太，這一張是少爺。

清：（看看清又笑起來）

清：你笑什麼？

惠：（走到桌邊，看看桌上的照片又看看清）哈！

清：……

清：你又笑什麼呢？

惠：我說出來請你不要發怒，你看！（把桌上的照片拿給他）假使你要再胖一點跟它一樣，哈！

清：哈！……

清：（看了看，思索一會放下）你同鍾司令結婚了幾年呢？

惠：有一年多了。

清：怎麼沒有見他那個太太及少爺呢？

惠：他那個太太今天晚上才到鄉間去住，少爺在日本三四年就沒有回來過。

清：最近有信回來嗎？

惠：自從戰爭發生以後，就沒有來過信；那個照片還是在我沒同鍾司令結婚以前寄回來的。

清：你同他那個太太的感情怎麼樣？

惠：我們和睦得很，一次氣也沒有生過；因為她想少爺急壞了眼睛，我還時常給她煎藥呢。（燈光稍黃）

清：怎麼……眼睛還能看得見嗎？

惠：近的還可以看到，遠了就辨別不清楚了。

清：（老張端菜上）

清：她在那一個鄉裏住？

惠：在小河套。

清：她怎麼去的呢？

惠：劉順送她去的。

清：劉順是誰？

惠：就是前幾天到貴部去送密報的劉順呀！他是鍾司令的保鏢的，他到貴部裏去，你沒有見到他嗎？

清：沒有。（稍思）那麼，那個太太為什麼不在這治療眼睛，而到鄉下去呢？

惠：得哪！得哪！你真是作特務的人，打聽的又詳細，又會裝伴，菜擺好了，請吧！特務長！（老張下）（燈光變白）

清：我不大餓。

惠：別客氣了！我聽說貴部今晚有人來，我特意在門口買了兩條鮮魚，你來嚐嚐！

清：（立起身來）這門口是魚市嗎？

惠：那裏（或說不是裏），有一個賣魚的老頭兒這幾天總是在門口挑來挑去的，司令的那個太太又好吃魚，一聽見賣魚的么喝，他就叫我去買，往日都是買一條，今天爲了你來，就買了兩條，請坐吧！

（二人對面坐下劉順上）

劉：報告（向惠兒鞠躬）我回來了。

惠：你把太太送到了嗎？

劉：送到了，太太在船上接到少爺的信，喜歡的了不得。

惠：（同清一齊起來）真的嗎？

劉：真的。

惠：（拍手微笑）好！……怎麼由船上接到的呢？

劉：我把太太送到河邊，看見一隻打魚的小船，我一招呼那船攏岸了，不料那划船的就是每天來我們門口賣魚的那個老頭兒，他問考太太的姓

氏及一些閒話，就把少爺的信給太太了；他說那信是別人轉託他代交的。

惠：信裏邊說些什麼？

劉：我不曉得，太太祇告訴我請司令到鄉下去一趟。（惠兒靜思）

清：這就是……

惠：啊！這就是劉順，快向皇軍的金特務長敬個禮，到老會場裏去，司令還在那兒等你去呢；並且你要偷偷的告訴他，金特務長來了，請他趕快回來！

劉：是！（鞠了兩個躬下）

惠：請坐！（舉酒杯）請！

清：謝謝！（於執筷時）我看你聽說少爺有信回來了，有點不痛快吧？

惠：不！我是怕他回來不痛快我……（斟酒舉筷）

清：我想他……不會……（對飲惠兒又斟）他既然到日本留學一定是很明白事的；你想呢？

惠：我也是這樣想；可是司令的那個太太，怎麼不把信裏邊的意思告訴劉順呢？又爲什麼要請司令到鄉下去一趟呢？這我本不了解！（舉杯）

清：（對飲）或許……或許少爺是個抗日份子，請他母親來勸你們反省，不要再給皇軍工作，免得中國滅亡？

惠：不！少爺那兒知道我們在爲皇軍服務，不要說是他，就是外邊的人，也沒有一個知道的，我們作得機密的很。

清：要是被外界人知道了……你怕不怕呢？
惠：我……我不怕，但是，司令的那個太太就怕的很。

清：你們就不怕劉順和那個僕人走漏消息嗎？
惠：不會的，劉順以前是個土匪，司鍾令把他保下沒得槍斃，可說司令是他的恩人；那個僕人，是我爸爸介紹來的親戚那兒能會走漏了消息呢！

清：假如被外界人知道了，把司令同你的爸爸一伙兒捉去，你打算……怎麼辦？

惠：這……我從來就沒有想過。

清：你想想是不是很可怕？人家是不是會砍頭？

惠：（惠兒驚奇）你給他做太太是不是很危險？

清：你……你這是甚麼意思？

惠：（微笑）我是說，像你這樣聰明的一個人，怎麼會糊塗的嫁一個……

清：（啊……轉笑容）像你這樣年青，這樣漂亮，這麼又能幹的一個軍官，一定會有一個很好的愛人。

清：（搖頭）沒有。

惠：我也是沒有辦法，我的婚姻，是我爸爸包辦的；可是司令現在對我還好，就怕他將來變心：

聽他那個太太說，他過去時常嫖姑娘，要不是他那個太太時常和他吵鬧，也不曉得他娶了多久了！我再給你斟滿，我們來對乾一杯好嗎？

清：對不起！我已經不能再喝了！

惠：來！請你陪我一杯，我少斟……一……點。（離席給他強斟一杯）你看我先乾這一杯。

清：（喝下佯醉）除了你怕他將來變心以外；我看

你還有更可怕的……（把臉沉下）（燈光變紫白）

惠：還有什麼可怕的呢？……

清：恐怕他夢想的事業，終久是不會成功的，而且中央政府還要通緝逮捕他呢！說不定還會因爲

幹這種事會掉頭呢！

惠：你真喝多了嗎，特務長？（立起到他面前，見他拿出手槍便停止）

清：（立起）老實告訴你說（聲音沉重而短促）我就是來調查你們的，鍾司令你爸爸已經有人

在逮捕，就是要由你口裏得出證據來，你快告訴我！他們的同黨還有多少？不然我就要開槍，快說！

惠：（厲聲）啊……（嚇坐下）

清：不要做聲！……手舉起來！……快點說！（老張由後面上）

張：別動！手舉起來！……（手槍給他搶下）

惠：（到張身邊）把手槍給我，去把他綁起來！（碎光變白）

清：（酒醉似的放着笑着）哈！哈！哈！……

惠：不要動！

清：哈！哈！哈！……

惠：（莫明其妙）你！……

清：我是同你們開玩笑的，就當作真的了，你把我那衣袋裏的公事信拿出來看看（坐下），哈！

哈！哈！……

惠：老張！你去拿出來，（張把公事取出交惠讀）

「茲派本部特務長金重前來協助並希依照明日密電，以便行事，此致鍾司令白華（頓讀以上三字）土肥原啓」

清：我是試一試你的胆的，哈！哈！哈！

惠：（把手槍放在一邊，公事文件放在懷內）哎呀！你可把我嚇死了！

清：我正是這樣試驗試驗你的……（放着起身）

惠：你起來幹什麼？

清：我想喝點水。

惠：請你坐下吧，我來給你倒茶，老張！你把這桌子收拾收拾。你試驗我們不大要緊，可把我嚇得要死你看我的心這個時候還在跳呢（遞茶給

清）要是別人。這一次我一定不會同他甘休的。

清：謝謝你原諒我！（將茶飲下，遠處槍聲）這是那兒打槍？（立起來）我的槍？

惠：不要去拿槍，（拉他坐下）我來告訴你；這是為了避免他們今天晚上開會，趁着東邊來了很多的難民，所以我爸爸的徒弟們就化裝混滿裏面開放槍，偽稱皇軍前站到了，民衆一跑，會就開不成了！

清：在甚麼地方開會？我要去看看？

惠：你這樣怎麼去看呢？請你放心吧！他們對於皇軍所指定的工作，可以說很盡力的，等會他們回來，你就會曉得……

清：（又立起）我正是調查他們這些……

惠：夜晚，生人在街上是不容易通過的，你去，我是怕你發生甚麼意外……

清：你就不怕他們會發生甚麼意外嗎？

惠：這……（沉思）

清：（走去化原來的武裝）你不敢預料吧？在那一個會場？

惠：我可以陪你去看看嗎？

清：（思索）你……

惠：我陪你去，比較方便一點，街上也容易通過。清……也好。

惠：這兒有化妝品（由匣子裏拿出清化妝）這是你
的手槍，我也要帶枝手槍，（進房內執手槍上
，）化好裝了嗎？

清：好了，（兩人將手槍放到各自衣袋裏）我們去
吧？

惠：我來囑咐老張一聲，（欲喊老張）

聲：埋在地下槍還有幾枝。

聲：是的。（外邊說話聲由遠漸近）

惠：聽！他們回來了！

聲：究竟你同他太太有關係沒有？

聲：那有這回事。（田寬裕同李富上惠也到門口望）

惠：爸爸回來了，我來替你們介紹，這是皇軍總司
令部的金特務長，這就是我的爸爸田裕寬，這
是李富先生，（介紹後田李各向金握手）怎麼
司令同劉順都沒有回來？

田：我們沒見着，大概快回來了。

清：今晚到會的民衆很多吧？

田：擁擠得很。

清：打槍的時候，會散了沒有？

田：民衆已經跑了一些。

清：聽太太說是你派你徒弟們打的槍？

田：不錯。

清：你手裏拿的是？……（去接過來）

田：（欲藏不及）這是一張開會的宣言，那是一張提
議案。（遞給清）

惠：李先生！吳立人今天沒有到會吧？

李：到會了。

惠：你不是到他家裏去

李：（截說）我到他家的時候，就有很多的人在他
家裏，那個宣言就已經印好了。

惠：他的太……見田踏脚使臉色，停止着問話）

清：這四項提議都議決了沒有？

田：算是議決了一項。

李：要不是她老兄的徒弟們混進難民裏放槍搗亂，
真是鬧不成了他們的會，就是現在還有些代表
還在那兒沒有走呢。

惠：那些徒弟們呢？

田：據阿三說，還在一個菜園裏假伏住。

清：這個會，他們還能不能再繼續的開呢？

田：大概不能，你看鍾司令還沒有回來嗎？

清：你們怎麼先回來了呢？

田：我們回來是拿埋在那土裏頭的槍的。

李：是的，我們倆的手槍也都給徒弟們拿去了；我
們祇說用槍一鎮，他們就可嚇跑，誰知道代表
們反而紛紛議論，有的說是漢奸搗亂，不讓民
衆跑；有的提議到難民裏武裝清查，有的提議

一面戒嚴，再繼續開會……所以我們想回來拿了槍再去，或帶着手榴彈，去炸他們的會場。

（遠處槍聲又響）（燈光稍暗）

清：怎又打起槍來？

司：這計是……在同徒弟兄們開火。

惠：老張！（倉惶下）

清：太太！你……（司令上）

田：呵！司令回來了！

李：我來介紹，這是總司令部的金務特長，這就是鍾司令。

司：（向清握手）聽說金特務長到的很久了，我很對不起！因為今天晚上這個會太討厭，要不是我提議，讓他們先去清查難民裏邊的搗亂份子，明天再來開會議決他們的事，有的人，還要繼續的開會，我費了好多的方法，直到剛才，才算散會。

清：剛才打槍是……？

司：是因為天黑，他們又不敢斷定皇軍的前站有沒有到，所以先向空發幾槍，如果沒有回復的槍聲，便去清查難民，若有，他們便幹起來。

田：徒弟們……

司：劉順見了徒弟阿三，我教他倆一道，去讓徒弟

們繞道回家去了。（燈光暗紅）

清：（拿出手槍）別動！你們已經供出你們漢奸的行爲，舉起手！老實告訴你們說，我是中央政

府的密探，我們早就知道你們的行爲。我十個密探，這時候都在外邊埋伏着，什麼都置好了，只聽槍一響，他們就會進來，你們這些漢奸的事實，還有什麼可辯！你們是願投順中央，還是願死！

田：（急快）老劉！

（清回頭，被李抱打清，司令將手槍奪下，惠同張攜着帶土的軍鎗及彈上）（燈光變黃）

惠：（見田綁清大笑）哈！哈！哈！這是金特務長

試驗你們，看看你們是不是臨陣怕死？是不是鐵心爲皇軍工作（由懷內取出文件）你們看！

這是他帶來的公文（司李看公文）趕快把他鬆綁！你看！他還是化裝來的呢（將清的帽及鬚髯摘下田也鬆了手）（燈光變白及淺綠了）

田：對不起！對不起！

李：我們真沒有見識，太對不起！

田：金特務長，試驗我們的法真妙！

司：（抬頭注視了半項，）啊！你……你不是鍾清嗎？

清：是……是我……爸爸！

（大家莫明其妙）

落幕

九個月來工運工作

紫江

每天，當太陽還沒昇起的時候，天邊還那麼灰暗；工廠裏的氣笛，照例呼出了一聲沉重的短氣，男工和女工零落的走進各人工場。

太陽在正午和太陽隱藏起來的時候，男工和女工又像潮水似湧了出來這樣上工下工，我們已經看慣了，看慣了足足有九個月。

我們沒有做過工運，當我們剛進工廠時，我們沒有覺得這工作很難做；後來，就漸漸感到了困難，但是我們有一個極堅強的思想：我們認為工運是目前最需要而最迫切的工作。

從前，這工廠裏得沉寂，工人除了做工吃飯以外，其餘時間就消磨在打牌和吃酒上。我們組織起了福利委員會，在物質上除改善了他們吃住以外，精神方面，我們建立起一座中山室，組織了一個××劇團，在每個月月初或月尾我們開晚會一次，我們還辦了個職工補習班，職工子弟小學，我們出壁報，我們教歌，我們開小組討論會，把這個將死的工廠，打了一針興奮劑一批批的青年工友，都參加了這活動的圈子，他們能演出很好的戲，唱出宏亮的歌，他們還能寫文章，繪畫畫；在會場上能提出很

多問題來討論，而且，他們願意幫助和領導一些知識較低的工友來學習，工作。我們很順利的開展了這樣教育和文化工作；然而物價一天天高漲起來，油米鹽茶也一天天貴起來。生活畢竟是逼人的，廠裏許多工人均感到生活的恐慌，我們的工作因此也受到了影響（三個月後）。

「怎麼辦呢？米六七十塊錢一担，快變成黃金了！」

「這五日之家，活活的要餓死，」

「廠方總會想辦法吧。」

三五個一羣，集合在一塊堆，就會議論起這些。廠方總算在一個月內請准了每個工人每月可以發軍米四十一斤四兩（扣四塊錢）五口以上的可領拾元津貼費，這消息公佈出來了，工人的心又安定了不少；於是我們的工作也隨着慢慢的恢復了常態。

我們廠裏有百分之二十是受過高小及初中教育的，這些受過教育的青年工人，大多是「光身漢」，身漢的生活是不感到困難了；每月可以領到六七元甚至八九十元工資，（以能力計算）米是有廠方津貼，一個人常然是沒問題了，可是有四口以上

的工友，就不其維持生活了，所以廠裏有這兩句風
 行的：「米身需要精神食糧」
 「有米當的需要物質食糧」
 到他們這，這兩種不同的需要之下，我們想儘方法來達
 到他們的希望。我們得得相當的存效
 加；了物，食糧，就比較難辦了，我們拚命的替他的存效
 掉。米價又漲了，漲到九十多元一担，有家口的除
 掉，到自已一個人的米以外，家裏還是感到吃飯的恐
 慌。
 「怎麼辦？米又貴了！」
 「怎麼辦？米又貴了！」
 「怎麼辦？米又貴了！」
 大家又議論起來了，問南京去的空氣很緊張，
 工人非常的不安心的工作，出來進去，是那麽垂頭
 喪氣，沒精打彩。
 幽揚的，我會上過鬼子當，做了順民比牛馬還難，這
 她的歌聲剛一唱起，那邊就會傳來陣陣的罵聲；這
 是呀！家裏快餓死人了，還要唱，還要上什
 麼夜課，還要演戲，唱戲，真不識時務，「接着就
 們有這工作，又在那裏中遇到困難，這就遭遇到睡罵。我
 們的，有一山沉了，月色是那麽皎潔，馬連輪在那兒
 休息，羣山沉了，月色是那麽皎潔，馬連輪在那兒

廠的長，草坪上，坐滿了幾百夫大小小的工人，在等候
 了，長來開會；解決他們吃飯問題。一會兒，廠長來
 似的一後，地坐着；很沉着，很熱情地說話了！
 個月下，各位同志，在本廠第一天的開會，關於廠方各
 ；就是需要明瞭諸位生活的情形，及關於廠方各
 面的意見。現在，先請大家發言。
 廠長的這話，先請大家發言。
 「報告！報告！報告！廠長，廠長，樣關心我們，我們
 工人常是感恩不盡，而我們的工資，加了這點點
 價高漲這多，工人，確實不易維持生活，我們想請
 廠長要求增加工資。」
 「報告廠長，工人很盼望廠方請求散給工人家
 屬救濟米。」
 「報告廠長，還有個補救的方法，將工人家屬
 呈報上去作爲長期的女工，在廠裏經常的工作。」
 屬的呼聲。最後，有一個將五十五歲的老工人，黑
 黑的影子在月光下慢慢的站起來，他輕輕的喊着：
 那麼小廠長！像有塊石頭塞住他的喉嚨，尾音是
 我沒有辦法了；我從來不願這樣說出來，今天，真逼得
 兒子！廠長，我們家裏已經五天沒有米了；大家不會見
 笑，廠長，我們家裏已經五天沒有米了；大家不會見

底做到七十多塊錢，九十多塊錢，我們想盡了方法，就是先吃生米，也是不夠的。鍋巴、用米煮的，晚上，都是吃鍋巴當飯的。任每天吃下飯的時候，人家總是不連聲吃，廠長，我是要說句輕話，就這天雷打，老工人哭了，他不敢放聲，他伏在腿上一絲月色，更覺得淒涼了。

這次月下開談的結果，廠長答應他們向上請求增加女工工資及散發家屬的濟水。這日子過的不久，便公佈了職工家屬可以買到四毛錢一斤救濟米，據說這九個月來，我們的工作也隨着這波浪一起一伏，緊張，鬆懈，順利，生活問題，我們的工作也隨着這波浪一起一伏，緊張，鬆懈，順利。

但我們工作九個月，非這九個月當中我們談不到什麼功勞和成績，我們沒有什麼貢獻，我們祇想在抗戰的原則下，多幫幫他們，我們這也，也許是我們報吧，我們祇想在抗戰的原則下，多幫幫他們。

廠方要建工廠，這也，也許是我們報吧，我們祇想在抗戰的原則下，多幫幫他們。廠方要建工廠，這也，也許是我們報吧，我們祇想在抗戰的原則下，多幫幫他們。廠方要建工廠，這也，也許是我們報吧，我們祇想在抗戰的原則下，多幫幫他們。

(上文接三十七號)

上海內女工們是在一個險惡的孤島上，和敵人的飛機，她們是孤島上的一隻孤軍，她們是孤島上的一隻孤軍，她們是孤島上的一隻孤軍。她們是孤島上的一隻孤軍，她們是孤島上的一隻孤軍，她們是孤島上的一隻孤軍。

敬祝你們健康！愉快！

「工奸」

「工奸」這一個名字幾個月前曾在桂林某工廠牆上一張類似傳單的字條上發現，意思是，攻擊一個剛被廠方提升做工長的工友，此後這一個新名詞，便繼續不斷地從工友口裏喊出；我們若一考究他們製造這名詞的內幕，便深深地感到這實在一方面是因工友官長的腐敗，以致工人與廠方脫節成對立的現象。

某廠係國營工廠，他們在編制上，職務上，雖有官長與工人的分別，而實際都是為國家出力，為自己謀生存；廠的好壞，既與國家發生直接關係，亦即與全廠員工發生直接關係；所以我們應當站在國家民族的利益和工友大眾的福利方面，同心同德，協力邁進，既不容有純粹私人利益存於其間，更無須造成工人與廠方隔離了鴻溝，過去廠裏的官長，似乎不明瞭這一點，他們差不多認為是私人的，所以一切進行，只顧到私人的利益，不但沒有做到力求進步，以適應軍事需要的地步，而對於工友做的福利更根本忽略了，因此弄得廠內日趨腐敗，

不但工人不能與廠方合作，而且遇事要挾，滋鬧；寢致猜疑，嫉恨，而形成相互的對立。

至於工友根本的錯覺，是少數人中了不合抗戰意識的理論之毒，認為國營工廠也是資本家的，工人是勞動者永遠不能合作的，永遠是對立的；所以對於廠內的一切，或者站在旁觀的態度，說風涼話；或者取敵對的行為，製造糾紛；或者同流合污，或在混水裏摸魚，很少有把廠看做自己的工廠，或自己的家庭而力謀改進的。

因着以上兩種原因，廠與工人的鴻溝愈掘愈深，便成了該廠改進前途的暗礁了。

現在某廠業已改組，一切走上了新的途徑，並且力謀築平工人與廠中間隔離的鴻溝，使上下打成一片，可是少數工人根本的錯覺還沒有改正過來，對於新的設施，有的成見很深，仍認為是一時的欺騙，有的認識不清，依然徘徊觀望，於是有一二明白的工友，抱着改進廠務與增進工友福利的熱忱，接受廠方的誠意，而向廠方有所建議，大家便認為他是告密，出賣工人利益；一旦廠方想達到以工人管理工人的目的而提升精幹的工友充當職員，他們

便認為這是告密的酬報，出賣工人的代價，因此「工奸」的名詞，便加在這幾個精神的工友身上。其實「勞動者」一語並不是專指工人而言，無論勞心——管理者——勞力——工作者——都是勞動者，只要站在一條戰線，為工廠的業務及工人的福利努力的都是盟友，反之，即是敵人，這一點是工友們應該認清的。如果廠確是私人經營的工廠，則一切為私人打算，或者需要以欺騙工人，出賣工人為能事的奸細來告密，來阻撓工人的進步；來剝奪工人的利益，可是國營的工廠，廠的利益就是國家的利益也就是工人大家的利益而現在的廠方當局，也抱定為國家民族而改進廠務的決心，只要有利於國，有利於廠，有利於工友，無不開誠佈公的極力進行，當然沒有什麼秘密，更用不着陰謀詭計來收買工人；假設真有出賣工友利益的如各工友所指的「工奸」，廠方不但不需要他，而且也一定要與各工友站在「一條陣線」上來剷除他。

再舉一個例來說：現在蘇聯的工廠，管理方面都是工人自己來負責的，廠方都是從工人中提升出來的，他們做得秩序井然，生產有很大的進步，全世界著名的「斯泰哈諾夫運動」，是一個挖煤工人發動的。不但工廠如此，即政府重要部門的負責長官大都是工人出身，如紅軍元帥伏羅希洛夫等即是顯明的事實，我們的廠也是國營的工廠，體制亦有不同，性質總是一樣的；我們的工友，也應當把廠看做自

轉 工廠空襲時間 載 停工復工辦法

社會經濟部擬訂公佈

【中央社重慶二十一日電】社會經濟部，頃會同擬訂空襲時間工廠停工復工及核給工資暫行辦法，於九月三日公佈施行，原文於次，第一條，各工廠應建築防空洞，或設其他防空設備，並應注意工程堅固，及衛生設施，以保障工人之安全，第二條，空襲警報發放後，應一律停止工作，但工廠防空洞設備，能於五分鐘內到達者，得俟緊急警報發放時停工，第三條，工人於停工離廠前，應將所帶工作，及重要工具物品等，妥為處理，不得棄置不顧，第四條，在停工時間一小時以前解除警報者應立即復工

己的廠，自己的家，更應當明瞭在廠工作，不是爲榨取者工作，而是爲自己爲社會而工作。如果廠方辦得不對，或者有營私舞弊的行爲，我們就要設法糾正，甚至向政府舉發。如果廠方盡力謀改進，我們就要贊助進行並參加管理工作，以期本廠的業務與工友的福利事業，都能日新又新，尤其對廠方提出作工長或其他職員的前進的負責的工友，我們不但不能罵他爲「工奸」，相反的應該贊助他，擁護他，以達到工人管理工廠自己管理自己的最高理想。

處在這歐美工業發展迅速而中國工業尚在萌芽的今日，我們這些爲數無多的國營工廠，物質條件及人才兩感缺乏，全體員工應當精誠合作，協力改進，各工友有能力，有學識的，固應當踴躍參加工廠的管理而能力不及的也應當一方面對於已參加管理工作的予以熱烈的贊助，一方面努力自求進步，務要做到個個工友都能担任管理工作，做工與管理打成一片，不必再分出官長與工人，工人與官長。那時，猜忌，嫉妬的觀念一定會烟消雲散，工作一定也跟着有很大的進步。

最後希望全國工友同志注意的：在我們國家裏，現在危害民族利益出賣國家的「漢奸」——如在精衛之流——沒有什麼「工奸」，因爲除了「漢奸」以外，地無分東南西北，人無分男女老幼，都團結在國民政府之下，一齊參加抗戰建國的工友。工友同志們！驅逐日寇，剷除「漢奸」，才是我們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啊。

作，第五條，晚間十時前解除警報者，次日照常工作，第六條，晚間十時後解除警報者，早晨之上班時間，依十時後至警報解除之時間比照順延之，但散工時應照常，第七條，空襲時間除不遵規定時間復工之工人外，工資照給，計件給工人在空襲時間內之工資，應照前一日時間工作件數之標準核給之，第八條，遇空襲連續不解除，或廠因空襲，有損害至七日內不能復工者，得視工廠經濟情形及工人所得工資多寡，酌給工資三分或二分之一，其契約尚未終止之日，工件及其他臨時世工亦同，第九條，工廠因損失過大，無法恢復工作時，得解雇工人，但應發給遣散費，第十條，林辦法自經濟社會兩部會同公佈之日施行。

「九一八」之夜在涪溪河

克理

黃昏時還沒有六點鐘福委會房子裏的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像小山似的聳立在大禮堂前，開幕時發出許多不同的聲音，透過房子傳到曠場上消失在晚風裏，台上是一個鄉村農家的院子，籬笆及籬門作圍牆，這幕劇是描寫農民生活的一個片斷

「五嫂：你看台上那老太婆真像，那不是×工長的嫂子嗎！你不会想到她，會作五十多歲的老太婆吧！」

「乖乖弄得滿身的汗才擠進來哦！是『壯丁』吧！不錯，我前兩天看見他們晚上十二點鐘還在排這幕劇，很好是給那些得錢買放徵兵舞弊的鄉保長一個當頭棒，那陽這地方，也許還有這樣的情形呢。」

當劇進行到緊張的時候，觀眾的掌聲響得不停，不同的語句笑聲，由各方傳到，待到劇演完後，他們的議論是：『肅忠義』好鋼強，好愛國，是一個很好父親！

「到明天」這幕劇是東北同胞們的寫真，幕一開始它帶來給觀眾的是悲壯，每個人的面孔上塗上了一層激烈的憎恨，使他們想起了在寒風呼呼的情形下生活在東北的三千萬同胞們，加上這幾天秋風捲起來黃葉每個人都感覺到炎熱的夏天過去的嚴冬快到了，這天然的情景作我們的演出的效果，觀眾簡直忘掉了自己，跟着劇情的悲壯歡樂，當劇進行到沉默淒涼的時候，觀眾簡直無聲息的。

最後一幕喜劇「羣魔」在這裏從新把觀眾由嚴肅的沉靜中轉變為歡樂，因為它是一幕喜劇的關係，所以容易使人接受一點也不感到

勞工簡訊

○ 資源委員會中央××廠第廠×桂林分廠全工職工，響應一元獻機運動，合計捐款一百五十元五

○ 軍政部第三被服廠員工於雙十節國慶日，舉行慶祝儀式會外，並舉行籃球乒乓球壁球及

○ 戴劇比賽，由該廠在桂各工場工友參加，該廠廠長已製就錦旗多份，贈送優勝者。

○ 代表我國勞工出席國際勞工會議之朱學範先生，於十月四日乘起飛剪號機離港飛美。

○ 桂林各工場為響應購債運動，發動各工友購買，情況熱烈，足徵勞工同志愛國心切。

○ 購債運動，發動各工友購買，情況熱烈，足徵勞工同志愛國心切。

○ 購債運動，發動各工友購買，情況熱烈，足徵勞工同志愛國心切。

○ 購債運動，發動各工友購買，情況熱烈，足徵勞工同志愛國心切。

生便。自暴露了漢奸偽組織的內幕矛盾，當麗麗挑撥起漢奸維持會長及偽自衛團長互相衝突，直到岸田日軍官用槍打死了，使人見了，不由得不興奮起來，觀衆也隨着劇的進行，而緊張鼓舞着。

「打死那漢奸」幕還沒落下去，觀衆的叫聲如吼，漢奸也隨着吼聲死了，掌聲像春雷似的在耳邊振動。

犧牲了一個女子的身價，消滅了三個敵人我們是勝利了！」「麗麗」笑了，丹林笑了，觀衆也笑了。

幕落後，前台主任出場宣佈結束的時候，觀衆還捨不得走，無數的燈籠火把，敵佈在田野中及山坡上像耘耕着了無數復仇的種子……

卅，九，十八，祁陽。

千萬件寒衣是怎樣製成的！

勞 人

秋風帶來無數涼意，黃葉開始由樹上脫落，一片秋的景象呈現在我們眼簾之前；不由的使我們想起了，正在前方浴血奮鬥的戰士！他們迫切，需要寒衣，來衛護同敵人拚命的身軀，已由尖銳的秋風，將這個信息帶來了，他們是如何的在期望着我們寄給以溫暖！

像浪濤裏滾躍着白練一般，一匹一匹的白布，在一陣熱氣蒸發着的滾筒下滾過，於是白布穿上了一件外衣，黑的，灰的，黃的，藍的，和種種不同顏色的布匹，牠們恰像金字塔一樣，堆成一座有角度的山，這便是趕製寒衣最基本的動作——染色。

車房裏的機聲，像機關槍掃射着敵人一般，軋軋的……無數的衣邊，和無數的縫，在車針的閃擊之下，突擊又突擊的，縫成了無數的衣邊，和無數的褲。

接收組的門口，出出進進的人羣，都扛着一疊疊的衣褲，穿梭不停地在往來着。

軍政部第二被服廠及附設紡織廠，近為趕製寒衣與趕織布疋，須用大批男女工，歡迎各地義民及無職業之婦女同胞前往桂林祁陽兩廠工作。

祁陽勝利鈕扣廠，係私人經營，規模甚大，近因某種關係，無法維持，特呈請軍政部軍需署收歸國營云。

桂林市第一屆運動大會，定雙十節舉行，聞中央電工廠，及軍政部第三被服廠等工廠工友，均組織球隊參加比賽。

陝西寶雞申新紗廠，及四川廣源大華紗廠，為避免敵機空襲，加緊生產起見，均先後開鑿大規模之山洞，將全部紡織機移設洞內，聞此次工程均已完成工作順利，敵不再凶殘，其奈我何也。

「今天我做了兩包，再領一包！」

「好快……」

「這在……」

「這在……」

「這在……」

「這在……」

「這在……」

「這在……」

「這在……」

「這在……」

「這在……」

「這在……」

「這在……」

「這在……」

「這在……」

「這在……」

「這在……」

前漢口泰安紗廠，為敵寇所辦，七七抗戰後，即由我軍政部沒收，遷入四川某地工作，開口分為兩廠，工入數千，產量甚大。

我中央以湖北第二次大捷，定雙十節國慶紀念日在渝舉行盛大之演習，並閱兵典禮，特令桂林軍政部第三被服廠趕製軍用皮鞋三萬雙，開該廠皮革部工友漏夜加工趕製以便運渝應用。

福利工友福利事業辦理甚佳，各工友日常生活用品均設店代售，價格低廉，工友眷屬并發平價米，生活安定。

印度華僑勞工陳啓石，原籍廣東梅縣人，回國後因路費被竊，流落桂林，暫由桂林第三被服廠第二工場收留，幸悉該工廠電桿及皮鞋工作，如各工廠需要當即能代為介紹。

「新工人月刊」徵稿簡則

- (一) 本刊稿件，除特約專家撰述並鼓勵各地工友同志創作外，凡有關中外工人生產藝術之介紹，提倡，工人問題之理論與實踐，及各地工人通訊，生活，工人工作等文稿，均皆歡迎。
- (二) 來稿不得超過五千字，刊載後，每千字以國幣五元至十元之現金奉酬。
- (三) 來稿以普通文為主，並請用有格紙繕寫清楚，附註姓名，並請用有格紙繕寫。
- (四) 譯稿附註，否則請說明原文出處。
- (五) 來稿本刊有修改權，如不願刪改者，請於稿末註明。
- (六) 來稿無論載與否，概不退還，惟付足郵票者不在此限。
- (七) 來稿請寫真實姓名，及詳細住址，發表時筆名聽便。
- (八) 來稿請寄桂林尚智街一〇六號「新工人月刊社」編輯部。

廣西省圖書雜誌審查證西字一七二號
 本刊已呈請上級黨部登記
 本刊已呈請內政部登記

新工人月刊

第一卷第五期

卅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社長：蔣士亦

編輯者：新工人月刊社

發行者：新工人月刊社

社址：桂林尚智街一〇六號

印刷者：華達印刷廠

代售處：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本刊定價表

訂購辦法	冊數	價目	郵費	總價
零售	一冊	六角	四分	三角
半年定	六冊	三元	免	一元八角
全年定	十二冊	七元	免	三元六角